

蜀山劍俠新傳

還珠樓主

③

著主樓珠還

蜀山劍俠新傳

集三第

行刊店書新百海上

蜀山劍俠新傳

第三集

有 著 者 作 權 不 准 翻 印

著作人 還珠樓主

發行者

百新書店有限公司
代表人徐稚鶴
上海河南中路一七九號

發行所 百新書店有限公司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
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
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

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第一版

蜀山劍俠新傳 三

還珠樓主著

第五回

勞燕竟同飛 迢遞關山濃情似酒
匡牀容小憩 迷離春夢美意如雲

孫毓桐手上，還拿着兩封柬帖，內中一封，極似所失之物，耳聽青瑣說：「我先不知細底，也和大姊一樣心思。嗣聽家師和明弟先後之言，才知事由雙方作繭自縛，已歷三生，無可解免，幸得白朱二老，大力相助，終於成就，逆數而行，徒生枝節，何苦來呢？」孫毓桐祇答了一句，我自有處，隨將兩封柬帖，從容揣起，孫同康聽得畢真，人也近前，便向二女稱謝救助之德，司青瑣讓坐笑道：「大家仗義扶危，何謝之有，我請孫道友相見，原爲昨夜回去，家師叔靈靈子飛劍傳書，說周鐵瓢師兄前雖犯規被逐，但他懷念師門恩義，始終虔敬，每日暗中求告，已歷多年，平日又廣積善功，勤於修爲，本定寬免，准其重返師門，因是苦難未滿，該有妖僧之劫，師叔忽有海外友人，飛書相請，事甚緊急，必須一往，雖然延遲了半年，實已心許，家師又早算出內中因果，故置不問，致有日前之事。因道友爲了救他，幾遭不測，現雖獲救重生，元氣大傷，非另尋到一種靈藥，不能復原，從事修爲，事應三月以後，入川路上，始有遇台，前失愛馬雪

龍，也在彼時復歸原主。而大姊與道友，也有屢世夙約須踐，請家師命我轉告，令照所附柬帖行事。不料大姊不聽，祇允留你在此，調養到能照前運用那一鏢一劍上路，對家師所說，堅執不允，我也難與力爭，現在柬帖已被要去，我還要回山覆命，并有他事，你二人自作商計吧。」孫毓桐默坐在側，意似不悅，司青璜說完，含笑作別。孫毓桐止住孫同康，獨自送出。二女走到棲鳳坪崖口，又爭論了一陣，司青璜方自飛去。孫同康等孫毓桐回轉，側顧紫青二女俱已他去，剛起身叫了聲姊姊，孫毓桐令坐，正色說道：「同弟，你這次入川，拜謁前生師長，心志堅誠與否？」孫同康脫口答道：「我一個濁骨凡夫，好容易遇到這等曠世仙緣，焉有怠忽之理。」孫毓桐道：「那你對我想必也信服的。」孫同康道：「姊姊對我深恩厚誼，生死無不惟命，豈止敬信而已。」孫毓桐微喜道：「實對你說，我二人原有屢世淵源，情分甚厚，對你情形，定可看出。不過我二人有一難題，我意欲以人力解免，祇能聽我的話。在此調養三月，候你能重用飛劍時起身，我再助你，往巫山尋到那株仙草，服後你先往峨嵋拜師，等你道成歸來，不特仙業可望，並踐前生之約，從此常在一起修煉，以至飛升，地老天荒，永不分離。但你如似昨日醫傷時，所生妄念，我却厭惡，不再理你。朱仙師柬帖，暫存我手，到時自與你看，祇照我言行事，必有大益，你可能心口如一麼？」孫同康明知那兩封柬帖，必與有關，照這口氣，和自來相待情景，心上人也必是前生愛妻無疑，一則把對方，敬如天人，愛

如性命，絲毫不敢違忤，也不捨違忤，又想對方已是飛仙一流，縱令前生愛侶，結有盟約，也必不肯再論嫁娶。便自己幸遇仙緣，此時志切清修，也不應再有室家之念。雖然愛他過甚，不免醉心情動。祇是妄念時起，不能自己。本來連常日相聚，都是萬分絕望之事，難得他自己吐口，意似不作世俗兒女之私，將來便可長相廝守；人生如白駒過隙，多恩愛的夫妻，也僅二三十年美滿；轉眼老醜，終爲枯骨；似此天仙化人，能與之合籍雙修，終古不離，真乃幾生修到，聞言自是喜出望外，但想起仙東被他取去，不知所言何事？又不便明言索觀。還有人已痊愈，如何飛劍不能運用，也覺奇怪。方自尋思，忽見孫毓桐，似因自己沉吟未答，秀目微曠，隱含薄慍，惟恐誤會，忙答道：「我對姊姊，實是衷心敬愛，但想仙凡分隔，即便將來有點成就，彼此不同門戶，至多偶然來往，祇恐連似此時這等長日相聚都難。每一想起，便自發愁。想不到竟是幾生至交，又蒙姊姊，眷念前生情誼，允我此去如有成就，便可同修仙業，萬分感幸。小弟不才，向道尙屬堅誠，如何敢生別的妄念，我早說過，祇姊姊有話，生死無不惟命是從，何況其他。我是在想朱仙師命我趕急由水路入川。開視仙東，偏在中邪以後，自覺人已痊愈，姊姊却說三月後始可運用。還有雪龍，忠心靈慧，此時才知他並未自回這裏，也甚懸念，欲請姊姊示知罷了。」孫毓桐方改笑容道：「此事因果，說來話長，你我之外，尙有幾家至友與我們經歷，全差不多。前生本可完遂仙業，祇爲最初一世，發願太宏，以致連

生波折。幸蒙白朱二老，和一位姓乙的老前輩夫婦，終始維護，歷劫三生，幸未失墜。這四位老前輩，一半爲了玉成我們，一半也爲當初一句戲言，必欲爲修道人，留此一段佳話，一切行事，均早安排。他雖命你，早日入川，實則事已算定，特意令你趕來，會合誅邪。不特東囊外開視日月，事前隱去，便內裏也是一張白紙，僅將近事，現出一半，底下必還到時才現。我本不應私自取視，一則你我盟締三生，情如一人，二則日前你服藥睡熟之後，石家二姊，忽然飛臨，說九寒砂陰毒非常，沾上一點，便無生理。仗着秉賦至厚，曾服白陽靈藥，又得法寶仙劍防衛，侵入不多，當時雖不免於苦痛，祇經我用真氣度入口中，將邪毒吸出煉化，再用丹藥，調治旬日，即可復原。不料陰錯陽差，先是紀道友受了青瑣姊之託，知你此厄難免，爲好心盛，來援之外，又向他畢花二位義姊，要了一粒靈丹，與你服下，痛苦固然免去，無如韓仙子坎離丹，雖有追魂奪命之功，終嫌稍爲霸道，常人中毒，固可起死回生，你却吃了本質太好的虧，如任其自生妙用也好，偏我見你歸時，面容苦痛，關心太切，既不知此丹細底，又未看出你痛漸止。帶了一點做作，未暇尋思，拚耗真元相救，將我真氣，度入你口，欲將餘毒化淨，使其下瀉。等到發覺你已漸好，無須如此，忙即撤出時，藥力正與邪毒陰寒相戰，吃我真氣相逼，成了一體。我此日對你又氣又憐，跟着六妹來訪，未及詳查，石二姊來時，藥力已帶同餘邪，補入精氣血髓，貫注全身了。這樣痊愈，雖快了些時，內傷却是不輕，本身

真氣已不能駕馭飛劍，即便百日之內，體中餘毒，吃藥力徐徐化淨，你那真元，已大損耗，想修上乘仙業，便自難望，我聞言自是憂急，忙即回房查看，忽發現你胸前東帖，所現字跡，竟有令我觀看之言，取出一看，竟有兩策，可以補救，內中一條，我因前生與你同時轉世，飽受俗累苦厄，自非所願，暫時不與你看全文，也由於此。且喜今生轉劫既早，又先修煉有成，料你對我情重聽話，略為變通前約，彼此都好，決計捨了第一策，照第二策行事。我知白朱二老，言出必踐，柬帖雖示二策，並非指明由我選用，也許還有深意，但想我志已定，二老或能憐我苦心，不强人以所難。反正你在入川路上，非先將靈藥得到不可，沿途偏多妖邪左道巢穴，便我同行，你無力防身，也極可慮，爲此才留你將劍練好再走，你那愛馬雪龍，原是仙種龍駒，因你久困未出，犯了烈性，正欲犯險往探，途遇一小妖徒，由遠處趕來尋師，望見妖陣已破，同門妖黨，正被紀司二道友追截，警覺隱避，欲待人去再逃，本心想傷此馬，偏生此馬聞出他身上邪氣，竟生仇視，先裝馴善，冷不防猛撲過去，連踢帶咬，妖徒正喜他神駿，不料如此狡詐猛烈，驟出意外，竟爲所傷，無奈藏身土崖凹中，外有強敵，那馬又極靈警，得手之後，立即縱退，雖然落地便吃禁住，相隔已八九丈，恐被仇敵看破，祇得停手，正待少時慘殺出氣，馬爲妖法所禁，身不能動，一味怒吼急嘶，妖徒情虛發急，意欲衝出逃走，乘機再傷此馬，這一跳恰值紀師第一位姓方的好友尋來，殺死妖徒，將馬救走，你到巫山即可

尋回，無足爲慮。」孫同康才知究竟裏，自然依言行事，二人屢世愛侶，經此一來，情更親切，孫同康更志得意滿，歡喜非常，祇是愛根太深，雖然守着前約，又知事屬兩害，不敢再作銷魂之想，長日守着愛人，終未能免俗，想要溫存親熱，又恐觸怒，幾次詢問前生經過，心想對方概一說是夫妻，便稍爲放肆，略親玉肌，總可如願，那知才一開口，便吃岔開，本來笑語溫柔，反變作一臉莊容，再問，便有愠意，枉自心癢難搔，無計可施，繼思人貴知足，祇是兩三世夫妻，終可有望，操之過急，反而不妙，便不再往下說，歡時易逝，晚飯後時已夜半，依然戀戀不捨就臥，後經孫毓桐連說，你邪毒已入骨髓，休看近日精進，此時體力，轉不如個尋常好人，不久尙須緩緩練劍，必須靜養，我常常共往還的姊妹無多，此三月中，我不再出門，日常相伴，何在此片時之聚。孫同康知不能違，便裝老臉，仍往孫毓桐居室走去，已然走到，未受阻止，心中嘻嘻，坐向榻上，見玉人師徒，無一隨來，忽想起此間房舍甚多，牀祇一張，決無同臥之理，也許有意讓我，他却遷往別處，佔人居室，不特於心不安，相隔再遠，反不如同居此樓，還可常日晤對，并且話已言明，無什嫌猜，以後越處越情深，有時就不出見，也可涎臉借故，進來尋他，豈不比這強些，正悔弄巧成拙，紫青二女，忽將前住室中臥榻移來，不禁大喜，忙覓過去，故意悄聲問道，這是我睡的麼，紫燕抿嘴一笑，悄答道，師叔不是喜歡住這裏麼，還要往下說時，青萍低斥道，紫妹你罰還沒受夠麼，紫燕含笑未答，青萍隨

改裝容道：「師父新闢此洞室不久，專爲獨居修道之用，除石司三位師伯外，更無第四人涉足，這次救人心切，匆迫之中將師叔直帶到此，初意今晚移回原處，適見師叔，願住此室，本非所喜，後來一想，三生至誼，本無所用其避忌，同居一室，調治也方便些，祇是師叔法力靈智未復，前生經過，僅憑猜想，師父現又不肯明言，適命弟子，移榻來此，轉告師叔，屢世情分，喜得常見，不捨離開，也是人情，同居無妨，祇須守定道才信約，相知以心，相對以禮，務以仙業爲重，免得師父許多礙難，彼此都好，跟着周道長來訪，師父正往峯下孤桐小築見客，少時便歸，師父性情爲人，弟子深知，逆他不得，這次雙鏡合璧，弟子等將來也同沐恩惠。師門大德，不必說了，便對師叔也極忠誠，極盼合籍雙修，同證仙業，如想博得師父歡心信賴，便請依言安臥養息，日久疑念全消，自更親密，如被覺出師叔心念不堅，雖以夙世盟約，不致決裂，必多防閑，當師叔未成道以前，恐連見面都難，師父生自富貴人家，人又愛好，素喜佈置園林居室，無事便即修爲，床榻衾枕，祇是積習猶在，備作陳設，用時絕少，室中坐具又多，本可無須添此一榻，師叔稍爲尋思，自知用意了。」孫同康聞言，又是喜歡，又是內愧，紅着一張臉連聲應是。二女走後，便去小榻上坐定，爲想博得心上人的信喜，試一用功，真氣才一運行，立覺周身如有千萬針刺，奇痛麻癢，萬難禁受，回顧劍置桌上，再試一運用，又覺其力絕大，駕馭不住，幸是神物仙兵，不害主人，應變又快，否則還許受傷，就

這樣，人已累得喘汗不止，知果利害，方就榻臥倒。忽見孫毓桐走來，見面便嘆道：「同弟怎不聽話。看你面色，必是妄動真氣所致，幸本質甚好，不然又須多受苦痛，今日如能用功，也無須在此三月了，莫非還不信我麼。」孫同康見他一面說話，一面用手按住自己，不令起身，玉容雖帶嘆意，言動均極誠切，深情自然流露，回憶經歷，由不得心中一酸，強笑答道：「我怎會不信姊姊，到是適才姊姊祇管對我恩情深厚，因我敬愛太深，又是凡人，夙世深盟。既已得知，言行不免放肆。於是心跡未必全蒙見信，爲此愁急，意欲用功以見定力，不料稱爲一試，便這等利害，當時雖然覺痛，已轉好了。」孫毓桐道：「你此時真氣，妄運行不得，經此一來，又須多延些日，始能用功了，如肯聽話，請安眠吧。」孫同康依言，合目安臥，暗中調息靜心，一會也就睡去，次日醒來絕早，見孫毓桐，端坐榻上，正在入定，方想飽餐秀色，不去驚動，人已回醒，紫青二女，也相繼走進，盥洗之後，往前樓坐談了一會，另一年紀較長的侍女白波來報，說周道長已在香菱榭相候，石司三位女仙也就快到，孫毓桐笑道：「今日爲同弟壓驚，并三四知交，同聚小飲，就便一遊此間全景，我們走吧。」隨引孫同康走往峯下，一路遊覽過去，孫同康見當地美景甚多，無一不是因勢利建，別具匠心，侍女除白波外，尙有二人也均清麗絕俗，宴客所在，乃是就着坡上平地，和峯半泉瀑，開闢出的一片波塘，中建水榭，并植大片芙蓉，四外垂楊環繞，倚山臨水，頗多佳趣，水榭大祇三四丈。有一

赤欄小橋，與岸通連，軒窗四啓，荷香暗度，陳設也極精雅，行到橋上，方自極口稱贊。孫毓桐笑答：「我祇未能免俗，每到一處，必要佈置興建而已，昔年大雲山故居，且比這裏，強得多呢。」話未說完，周鐵瓢也迎了出來，見面敘禮，先謝相助之德，同去裏面落坐，一會武當七女中的，縹緲兒石明珠，女岷崙石玉珠姊妹，和司青璜，一同飛來，談不幾句，司青璜便拉孫毓桐，去向一旁密語。孫同康偷覷二女，又似爭論前事。微聞司青璜說：「大姊固執，終歸無用，甚或白受苦難，都不一定。」說完一同入席，賓主言笑甚歡，直到午夜方散。行時石明珠忽向孫毓桐道：「聞說巫山靈藥，雖已結實，你們行期，却須記准，不可大意呢。」說罷別去，二人也回洞室同居，由此孫同康便在當地靜養，孫毓桐因已決計伴送入川，有己同行，當可無慮，過了月餘，方令練習飛劍，暗查孫同康，對他雖然萬分敬愛，居然心志堅定，不生忘念，還自喜慰安心，不再防閑，那知三生愛侶，劫後重逢，對方與心頭愛寵，日常相處，言行謹飭，全由勉強克制，愛苗固是日益滋生，便自己也由憐念之中，眷言舊好，暗起情波，此時自是無事，一到魔頭潛侵，也照樣入網了。前半石司三女仙，還常來樓中小聚，自從練劍以後，便各說有事，不再來晤，二人日常相聚甚歡，也未覺意，光陰易過，一晃三月將近，孫毓桐才說：「同弟你此時餘毒雖淨，真元大虧，如非先服白陽靈藥，休說他年仙業，連飛劍也難再用，你以前練劍，何等容易，現在連練月餘，并還經我日夕指點，除防禦較熟

外，功力反不如前，此中利害，當已覺出，你仗以復原的一種仙草，名爲兜率仙芝，此乃靈空仙域奇珍，所結種子，偶隨罡風，吹墮人間，非得山川靈氣，不會生長，結實更無定期，蒙白朱二老指示，現在巫山神羊峽後白龍澗，危崖之上，產有一株，靈實已結，就在這十數日內成熟。雖然知者無多，但是這類靈藥仙草均有神物護持，潤底妖蜃，甚是凶狡，守伺此芝，已有多年，既須防他情急變計，不等芝實成熟，便自吞吃，而那一帶，多是有力妖邪盤踞，定要經過。你那愛馬雪龍，也在左近山中，如行另外一策，我二人便須遲却一二甲子仙業，是否再轉一劫，尙自難料，反正一樣犯險，爲此想下兩全之計，爲防萬一，明日便要起身。雖你功力不夠，所幸法寶飛劍，均是神物，自具靈異威力。又有我同行，當可無慮。」孫同康問出探得芝實，便要分別，相見何日，尙自難言，雖甚依戀，但是此行，關係仙法成敗之分，其勢不能不去，祇得力請照仙示所定日期趕往。孫毓桐却因中途險阻頗多，恐有延誤，堅持提前三日起身，當夜並和孫同康明說：「遲早終須一別，何如早日尋求仙業，作那久遠之計？我知你不捨分離，多聚三數日，也是好的。休看起身早了三日，我仍照預定日期計算。聞說凝碧仙府，常時閉關，外有七層雲帶封鎖，你雖在前生，已得師長恩許，因白朱二老，那封柬仙，字跡隱現莫測，外面寫有送呈妙一真人之言，中途又現開視日期，任我查看，內裏共是兩紙，除一紙現出半張字跡外，另一紙必是令你轉呈師長的信，竟是全白，其中必有深意。是否

你一到仙府，便可叩關求見，也自難言。到時如有阻滯，我再在附近，尋一洞室住下，助你設法求見，直等你進了仙府，拜師之後，再行回來，候你道成相見，這總該對你的心思了吧？」二人相處既久，情愛愈深，男的固是魂銷握別，腸斷將離，便是女的也覺得會短離長，情懷難遣，加以孫同康，日夕晤對，終守信約，祇是愛極情痴，跬步不離，全神貫注在自己身上，並無絲毫失檢之處。這時惜別情殷，愁腸若結，無形中便多了好些憐念。孫同康早斷定心上人是前生愛妻，時以不能一近肌膚爲憾。這時見他慰勉慇勤，詞意肫切，祇管笑語溫柔，偏是秀眉黛鎖，明眸波流，似喜似愁之中，隱蘊著無限深情密意。當此寶鏡明燈之下，對着這等絕代容光，前生愛寵，怎不意融魂痴，愛而忘死？當時越看越心醉，愛極忘形，情不自禁，忸怩着說道：「姊姊對我深情厚恩，百世難忘，不怕見怪，我對姊姊，實在愛極。別無他求，也更不敢有什麼妄念，祇是別遠會稀，未知何年再得重逢？心實難捨，想求姊姊開恩，許我稍爲親近，以慰別後相思，感激不盡。」孫毓桐原坐在小榻對面，琴几之上，孫同康說時，人早離榻而起，挨近前去，邊說邊把身子往前一湊，擠坐上去。話未說完，孫毓桐見他口說着話，試探着擠坐上來，兩眼看定自己，滿面乞求之容，本想阻止；繼一想：明朝南浦，相聚已無多日，又知前生夫婿，最是情痴，未能免俗，原在意中，好在道心堅定，竟守信約，不似前世苦纏，別前稍容親近，無關宏旨，念頭一轉，又覺可憐，便把身子一偏，容令并坐。剛說

得一個你字，不料孫同康熱情蘊蓄太久，稍假詞色，立如渴驥奔泉，不可遏制，再見對方，玉渦紅暈，妙目微曠，似慍似喜，更帶着兩分淺羞之狀，越發心蕩神迷，就勢擁抱了個滿懷。孫毓桐見他，熱情奔放，更無顧忌，因有可憐成見，還不知道對方前此三月，以禮自防，全出勉強，危機早已隱伏，時機到來，一發不可復制，祇想長別在即，心腸一軟，不忍變臉斥責。方說你這是作什麼？孫同康看出對方，情深心軟，此舉雖非所喜，決不致因而決裂，何況百日渴望，稍作肌膚之親，死也無憾。此時暖玉溫香，居然入抱。最可喜是心上人並未真怒，如何肯捨，聞言不特沒有鬆手，反而摟抱越緊，一面不住親熱撫摸，口中急喊：「朱仙師早有暗示，姊姊和我，屢世恩愛夫妻，理應重圓舊好，祇爲姊姊仙業，已將成就，我恐姊姊生氣，不敢輕易明言，我也向道心堅，祇期將來合籍雙修，永不分離，並無世俗之見。祇是愛逾性命，時想和姊姊，稍爲親熱，恐生誤會，始終不敢，今當遠別，情不自禁，姊姊心志，我必遵從，此時却是任憑姊姊打罵，我也非愛個夠不可了。」孫毓桐先還想行法解脫，及聽這等說法，以爲他早得仙人指教，已知細底，爲了尊重自己，非但同居一室，不生雜念，並一言一動，也均發情止禮。這時實爲相愛太深，又當遠別在即，情不自禁。本是連共三生患難的，恩愛夫妻，容稍親愛，也不爲過，又不是有什麼無厭之求，何苦使其難堪。事後相思，莫由慰解，常時心又一軟，便未強行禁解，祇佯怒道：「你怎如此俗法，被人撞來看見，是什麼樣兒

，再不放手，我就生氣，不理你了。」孫同康知道再鬧下去，難免觸怒，所幸此端已開，日後仍可伺便親熱，還是適可而止的好，仰望心上人，頰暈紅潮，輕噓薄怒，更增美豔，尤其是櫻唇款啓，皓齒微嫣，一雙妙目，注定自己，隱蘊着款款柔情，端的令人愛而忘死。立即乘機說道：「我聽姊姊的話，但求許我再親一下。」隨說，早撲過去，嘴對嘴親了一下，溫香微度，意猶未足，正待抱緊，着意溫存，孫毓桐滿面含噏道：「你瘋了吧！」隨說，伸手微推，人便離身而起。孫同康見他面色忽變，當是真怒，深悔太過，好生惶急道：「姊姊莫生氣，我下次不敢了。」孫毓桐噏道：「這還有下次麼？這大人也不害羞。」說完，忍不住回眸一笑。孫同康見未真怒，心又一蕩，正想涎臉，湊近前去。孫毓桐妙目微瞪道：「你如再鬧，莫怨我永遠不理你。青萍來了，明日便要起身，還不睡去。」孫同康剛諾諾連聲，坐向榻上，隨見青萍持函走進，說道：「石二師伯，昨往成都訪友，遇見峨嵋派女仙申若蘭，恰值同行有人，要回黃山，託其帶來一信，師父請看。」孫毓桐先前面有喜色，及將信接過，看完立轉愁容，吩咐青萍，速催紫燕，將孫師叔路上食用各物，提前準備停當，等天不明，便要起身。青萍領命去訖，孫毓桐不俟孫同康開口，便先說道：「申若蘭乃我多年至交，適才來信，說巫山諸邪中，有一個最利害的，近煉十二都天神煞，已將成就，令我留意，爲此變計提前，算好時刻，乘着妖人煉法，正在收功吃緊之際，暗中穿越過去，以免變生不測，祇將兜率匄芝採得，

便不怕他了。別的妖邪，均非所計，祇此一關難渡，再有兩個時辰，便須上路，你速安臥養神要緊。」說罷，便往外走，孫同康那知利害，正在回味滴才快心之事，孫毓桐似已發覺，回身噴道：「我知你睡不着，還須我為你行法催眠，也不知事有多大，我此時多忙呢，真個氣人。」孫同康聞言內愧，待要辨白，孫毓桐纖手已撫向頭上，同時口中塞進一粒丹藥，隱聞異香，方想就勢親他一下。覺着手沉身軟，心神微一迷忽，便自睡去。隔了些時醒轉，紫青二女已將隨身衣包糧食，收拾定當，連忙起身洗嗽。孫毓桐已換了一身玄色緊身的急裝，越顯得雙肩秀削，腰如約束，亭亭玉立，妙曼如仙。孫同康深悔昨夜，不曾並立抱他一抱。二女已請往前樓進食，吃完時已丑初，二人便同起身。孫毓桐路上說起神羊峯在巫山玉女峯西，亂山之中，本係妖人，陰陽叟的老巢，此人性素和易，採補也不傷人，與別的妖邪狂傲自大，專害生靈不同。又喜幫助同道，左近多是妖人窟穴，有的還會得過他的好處，他在慈雲寺鬥劍，為峨嵋羣仙所誅，死後有人發現他的遺書，曾有再來之言，羣邪與他原多交好，又怕他的法力難惹，所遺老巢，風景清麗，至今無人敢於入居，白龍澗便在他老巢之後，地勢既險，又恰在羣邪環踞之中，任走何方，俱不免於相遇。因隔太遠，飛行破空之聲，更易被其警覺，所幸仙芝產處隱祕，衆妖人爲對陰陽叟示敬，相約不得動其一草一木，並代防護，嚴禁外人涉足，祇能暗中到達，立可成功。我們去這一路，必須經過鐵鏡峽，當地住有一個妖人，名叫鳩道

人，最是厲害，雖是左道妖邪，因其詭詐陰柔，當正邪各派互鬥正盛之時，他受了摩訶尊者司空湛指教，知峨嵋青城兩派，雖以積善誅邪爲務，並非不容異派存留，祇要隱跡潛修，惡跡未著，決不無故欺人，再能改行向善，遇事反到他助益。敵人勢盛之時，千萬不可招惹。由此警惕，多少年來，不曾出山一步，向約他出山的同道聲言，不論何派，均是玄門一脈，我祇在此獨自清修，爲防受累生事，連門人也不收，但決不受欺凌。常人樵採無妨，來人如是素昧平生的道術之士，祇一入我鐵鏡峽，便存敵意，任是來路多大，也須一拚等語，昔年峨嵋三英中李英瓊的師姪上官紅，玉女峯採藥，誤走鐵鏡峽，給他阻住，鬥法兩日夜，雙方未分勝負，歸報得知所用邪法，甚是陰毒；本欲趕往除害，恰值師姊齊靈雲來訪，問知詳情，因妖道原是看中上官紅美貌，一對敵，看出來歷，知己惹禍，就此收兵，平白丟人，對方還未必肯容。所幸平時陰沉，上來未以惡言戲侮，便說我在此清修多年，從未出山，峽中好些靈藥，皆我種植，向例不外人窺覷，我祇不容人入內，也不傷你，一走便能。你們倚仗人多勢盛，定要欺人，我也不怕，答話甚巧。齊靈雲最是寬厚持重，便行勸阻，說此人從未見聞，不容人入峽，祇是量小，所用邪法未全施爲，紅兒走時，并未追迫，所說也非無理，瓊妹近年，誅邪甚衆，李伯父已有稍過之言，惡行未彰，便往誅戮，易爲仇敵口實。紅兒說妖道邪法頗高，我們去了，固是必勝。萬一真是悔禍潛修之士，本門與人爲善，既不應啓此殺機，再如除他不

得，因此逃走激變，忿而爲惡，也是不好。李英瓊因上官紅未吃虧，祇得罷了。妖道因此倖免，左近羣邪，本多散逃在外，得知對方，不爲已甚，也漸來歸。可是妖道，想起愧忿心寒，早想祭煉邪法，恐被正派覺查，未敢下手，近聞峨嵋青城，兩代師徒，爲助同道好友，抵禦道家四九天劫，閉關煉法。方始暗中設壇祭煉，此路雖然最險，我們去時，妖道正在煉法當兒，免却阻撓，還可由他峽中，通行過去，不過離峽五十里，便須下來步行，未到以前，更須升高徐飛，將破空之聲減低，一切均已算計定當，到時我不開口，任見什希奇物事，祇作不知便了。孫同康由孫毓桐扶抱，同駕遁光，御空飛行，自是喜慰，一路說笑，不覺行抵三峽入口，天已破曉，迴顧一論紅日，剛剛升出地面，萬里晴空，殘霞散綺，峽外長江一帶，水碧山青，原野如綉，江上風帆片片，空中下視，宛如白鳥退飛，景物已極壯麗，等一飛過峽口，兩邊峯崖，往裏一收，望下去直似一條深溝，內裏嵌着一條蜿蜒屈伸的銀蛇，脚底到處都是奇峯怪石，亂山危崖，綿亘不斷，孫同康首次初經，見此奇景，正在連聲叫絕，忽聽孫毓桐道：「騷子！你前生并非不會見過世面，怎全忘却，如非福緣深厚，仙師垂憐，豈不墮入塵世，於此可見轉劫之難，前面霧影中，高峯後面，便是鐵鏡峽，越過那條橫嶺，便須步行，以前路過，曾見有一深谷，爲時尙早，我們可往谷底下降，再行前進，雖然稍遠，却較隱祕呢！」說時，已將橫嶺飛過，對面又是一片嶂崖，谷恰居中，便把遁光一按，往下飛落。到地一看，

谷逕寬祇盈丈，兩邊危崖，削立千尋，直似由那橫嶺中間，裂了一條深溝，崖那面山勢更高，過去又是亂山雜沓，人在谷中，如與世絕，端的幽奇隱僻。祇是叢草怒生，高幾過人，藤樹糾結，步步阻礙，更有蛇虺潛伏，甚是難行，孫毓桐喜道：「由此步行繞去，鳩面妖道，必不致於驚覺了。」孫同康笑道：「姊姊你看，這谷又長又深，遍地荆棘，舉步都難，姊姊又未來過，怎知可與鐵鏡峽妖谷相通呢？」孫毓桐見他自從落地，便將袖口籠着鼻孔，一手緊握劍柄，意似厭聞草土生腥之氣，微嘆道：「你真是富家公子，一點辛苦，也不能受，你祇知神仙快活，可知未成道時，巖居野宿，時與猛獸毒虫邪魔苦鬥，前半修爲，有多艱險困苦呢，你雖佔了前兩世的便宜，一拜師便入居仙府，免受若干有無形的危害，那左元洞壁，門人所居洞穴，離地數十百丈，僅可容身，有的祇容半坐，不能起立，勢更外傾，稍一疎忽，便卽滑墮，終日在內苦煉，開頭時，一樣夠受，當是容易的麼？」話未說完，忽聽呼的一聲，腥風撲面，一條五色斑斕，其粗如碗的毒蟒，突由右崖一株古樹之上，當頭竄到。蟒目如電，口似血盆，紅信吞吐遠射數尺；來勢又猛又急，獷惡已極。孫同康因見谷中，形勢險惡，草莽深密。孫毓桐不住口吹真氣，開路前進，人剛走過，草又合攏，地上積年腐草敗葉，堆積甚厚，霉腥腐臭之氣刺鼻難聞；內中毒虫蛇虺四伏，見人紛紛驚竄，雖用輕功，提氣前行，到底礙事，更恐蛇獸，暴起傷人，本在握劍戒備，一見毒蟒猛撲，不顧說話，立時拔劍揮去，那蟒尚有

小半身，緊蟠樹上，氣候未成，自然禁不起仙劍一揮，腥血泉湧，蟒頭立被斬斷。因勢太急，斜飛出兩三丈，撞向左壁，頭雖斬落，性猛未死，痛極暴怒，竟將壁上半抱多粗，一株盤松咬住，深深釘在上面，蟒身也暴縮回去，頸腔中血水，狂噴而出。隨着蟒身蜿蜒，直似舞起一道血泉，蟒性太長，餘威猛烈，長身猛縮，祇一絞，一抱多粗的古木，立被折斷，吡呷一聲，連着蟒身，斷落下墮。二人幾被洒了一身腥血。孫毓桐見狀大驚，忙令收劍還匣，埋怨道：「此地離妖人巢穴，祇六七十里，山形如此險惡，表面看似無人，到後我才想起，有些妖邪左道，專喜在這等險祕所在，隱伏潛修。不過這類妖人，不是功力尙淺，便是避禍匿跡，尋常絕不出洞一步，祇不炫弄，現露形跡，便可無事。這裏去鉄鏡峽，又最隱祕，爲防萬一，連禁法都未施，僅用真氣，吹草開路前進，此劍非比尋常，精光上騰，稍爲識貨的人，老遠便能望見劍氣。幸得楊仙子，先用法力掩蔽，免了許多危害，否則你在途中，早被八發覺劫奪去了。不到遇敵無奈，如何可以出匣，有我同行，難道你還會爲蛇獸所傷不成？蟒雖凶毒，祇用道家罡氣，立可制住，這一揮劍，精光上燭，左近如有妖邪，必當我們，有心尋事，豈不生出枝節，弄巧還將強敵引來，如何是好。」正說之間，似聞崖際，嗤的一聲，極難聽的冷笑，心中一驚，縱身趕上一看，荒崖幽寂，並無形影。方自疑慮，忽聽前面不遠，谷底叢樹之中，又有兩聲怪笑，忙即飛縱過去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隻大貓頭鷹，隱身繁枝密葉之內，不時

發出一聲怪叫。先後所聞，音聲相近，急於上路，無心細查，深山窮谷，中隔險阻，並無人能到，也未將死蛇，行法掩埋。重向孫同康，叮囑了幾句，仍就上路，開頭既恐劍光引來妖邪作梗，又想先聞崖上笑聲，好似有異，如其是鳥，怎會查看無着？人去又未見他飛起。發聲之處，崖壁中凹，草木皆無，石地平整，極似一座洞窟，當時因見地方不大，深僅丈許。又聽貓頭鷹叫聲，誤認妖邪，趕忙尋視，於是疏忽過去，雖覺可疑，但已走遠，往返費事。如是妖邪，定必隱遁，或是尾隨，相機發難，敵暗我明，當不時曾尋見，再回也是無用。雖未回看，暗中却在加意戒備。及至走出十多里，谷徑已將走完，繞向亂山之中，沿途祇見到一些虫蛇，和一羣猿猴，更無他異。估量無事，才放心。步行終歸遲緩，山路崎嶇，又是初次經歷，祇憑去向，在亂山中，繞越前行，連經險阻，雖說短短六七十里，飛行瞬息可達的途程，加上升降繞越，便比直走，多出了兩三倍，連走了三四個時辰，方始到鈇鑿峽旁山徑之中。孫毓桐悄聲說道：「步行果然費事，我們比常人走，要快得多，還走了好些時候，我已認出前面峯側，便是入口，大約這一帶崖壁與之相連，再有兩三里便到，你連日用功，雖有進境，無如真元損耗太甚，精力反不如我二人初見之時，長路跋涉，難免飢渴，事尚難料，萬一有變，也許暫時無暇飲食，這裏盡是危峯峭壁環列，最爲隱僻，一路無事，可知不會驚動妖邪，莫如就此吃飽再走吧！」孫同康悄問：「山路已耗去多時，不怕延誤麼！」孫毓桐道：「妖道練那

十二都天神煞，除正子午二時外，每日祇練三個時辰，各按日月千支每日論換，今日恰由申時起練，加上正午，中隔一未差不多前後五個時辰相連，又當收功緊要關頭，必以全神貫注，也許終日都在法台之上祭煉，必定無心再顧別的，此行早有成算，爲把你當作常人相待，起身較預定提前了兩個時辰，此時申初，妖道剛上台，怎麼也可趕上，一入峽口，過了妖洞，功成頃刻了。」孫同康本覺飢渴，所攜食囊，又極齊全精美，恰巧右側峯後，松杉森列，石筍如林，更有小溪流水，景絕幽清，途中僅見，便往林中走進，取出食物，匆匆吃完，孫同康越看孫毓桐越愛，幾次想要撲抱，均因孫毓桐自落地上路，面上便帶憂色，有時剛說笑兩句，轉眼又是眉黛含顰，若有愁思。多日相處，已知習性，爲恐觸怒，未敢冒失，沒奈何祇得飽餐秀色，聊自解饑。二次要走，實忍不住，冷不防伸手便抱。孫毓桐早看出他心事，略閃便自避開，微笑道：「你老是這樣，真愁人哩？」孫同康見他秀眉深鎖，隱含幽怨，慌不迭方欲剖述心情，孫毓桐悄聲笑道：「你不用說了，我此時心情不定，向來所無，前途吉凶，尙還未定，前生你我實是恩愛夫妻，任你親熱，原本無妨，祇是你這一味情癡，易召外魔，我不肯負義背盟，意欲兩全，同樣難於解脫，一旦有事，難免兩誤，多年心思白用，還許延誤一劫，多受若干苦難，再如轉世墮落，更痛心哩。妖窟密邇，你有什話，事成再說吧？」孫同康不便開口，祇得隨同上路。別處峽谷，多是兩山對峙，一徑中虛，此峽形勢却甚奇特，本是大片

綿互不斷的嶺崖，突然一峯拔崖而起，高聳如雲，勢絕陡峭孤秀，峽口便在峯脚離地三數丈削壁之上，大約五六丈，峽口正圓，當門一根石筍，其黑如鉄，窄細如玉，高約三丈，本是菌形，偏生向外一面平整若鏡，映日生輝，光可鑑人，外觀直似一座有柄鉄鏡，當門而立。後面一個又大又深的石洞，想不到內中千山萬壑，別有天地，地勢也高得多。二人沿着崖壁，行約三里，便到峯下，一同縱身上去，因知妖道，近年益發狂傲自恃，以爲峽中形勢，最爲幽險隱秘，內裏祇能通往神羊峯，陰陽叟故居後山一帶，休說外人向無足跡，連左近同道，也從來不去。所居青杉坪洞中，又設有法寶，來人一近峽口，立可查知，素不設伏，雖有一些禁制，如若遇上，祇不去破他，仍可無事，以示不與無心犯禁的凡人爲難。這原是當初應付正教中對頭，以便有事可以借口之用，自己又是行家，遇上可以迴避，便同往內走進，洞徑長大，走了兩里多路，才將峽口峯洞走完，出口一看，峽內澗壑縱橫，境本幽勝，再加妖道多年佈置點綴，景物益發繁妙，到處琪花異草，修竹高林，奇石清泉，交相掩映，令人應接不暇。二人無心觀賞，又以當地，離白龍澗還有不少里路，雖然一過妖窟，便可無害，但非由青杉坪側經過不可，各自戒備前行，眼看前面谷徑開展，右側坡上，現出大片平地，松杉森秀，稍雲蔽日，知道林中設有法壇，妖道便住在林盡頭崖洞之內，峽中勝地頗多，妖窟非祇這一處，祇爲練法居此，恰擋在自己去路，心想相隔已近，一路未遇阻難，也無異事發生，與石氏雙珠所

說不符，妖道所煉邪法，最犯正教之惡，難道法台周圍，也不設一點防護。忽見林中，黑烟蓬勃，夾着無數血色火花，火山暴發一般，湧起一大幢筆直烟柱，晃眼高出林表十餘丈，火由中心分裂，四面反捲而下，立將全林籠罩在內。黑烟血花，也由深變淺，勢絕迅速，外觀好似起了一層輕烟薄霧，如非先前目覩，稍不留意，必看不出那是左道中，最厲害的羅喉神網，青杉坪本是離地七八丈的一片高地，二人由左近怪石密林中，試探着掩來，算計妖道，此時正在法台入定，元神與所煉邪法相合，決想不到有人步行入境，所可慮是行處相近，萬一行法完畢回醒，被其無心發現，却極難當，雖早得人指教，胸有成竹，終是行險，這一臨近，越生戒心，方欲擇地掩向坪腳繞越過去，避開正面視線，比較好些，忽聽破空之聲，由身後天空中飛來。孫毓桐料有妖人到達，忙將二人身形隱起，一道黃光，已自空下瀉，到地現出一個紫面大頭，貌相醜怪的妖人，朝四外看了看，先朝林內，喚了兩聲鳩道兄；未聽回應，略一尋思，便向坪側繞去，孫毓桐見所行正是自己去路，猛觸靈機，忙即尾隨在後，繞到坪後，見一奇石，當路而立，雲骨撐空，高約五丈，通體奇拔，孔竅玲瓏，左臨青杉坪土坡，右臨闊澗，兩個空地甚寬，妖人却不往左走，手搯法訣朝石指劃幾下，一片輕雷之聲過去，兩道烟光飛湧中，石腳立現一個七尺高，三尺來寬洞穴，妖人穿洞而過，回手一指雷聲烟光斂處，仍回原狀，二人才知當地，設有埋伏，見妖人已沿着一條松樹夾道的小徑，往坪上一座竹樓走去，

便照預計右行，似覺身後微光一閃，回顧無跡，也未在意，過了幾處極險峻的峯壑危崖，一算途程，當在五十里外。孫毓桐方笑道：「妖道性情，乖張奇特，又有聆音照形之寶，隱形法未必瞞得他過，一被警覺，犯了他的禁條，必以全力爲仇。常人走法，就便遇上，也可作爲道侶尋幽，無心經此，當他煉法正急之際，也許不出爲難，因此不會隱形。但青杉坪乃我必由之路，更未料到設有那厲害的埋伏，總算機緣湊巧，妖黨忽然飛來，尾隨脫險。否則，就不被困，事也非誤不可。看妖黨喚人情景，鳩道人必在入定，我們蹤跡，絲毫未洩，正是極好時機，妖物想不難除，我這才放心了。」二人邊談邊朝前急趕，剛由洪荒未闢的亂山中穿出，忽見大片森林。孫毓桐知道林後絕壑，便是白龍澗，妖蜃常在林中，出沒遊行，如能乘其出遊之際，隱形前往，將芝採到，再除妖蜃，可免許多顧忌。及至入林一看，林中盡是千百年以上的，松杉古木，有的好些株叢生並列，人不能側身而過，上面更是密壓壓不見天日。有的地方，行列甚稀，下面雖有大片空地，但均十抱左右的巨樹，往往高達十丈，繁柯四發，亭立若蓋，虬枝互結，自成青幕。除地上偶然發現數千百點豆大日影外，仰視依然不見天光，樹密遮風，到處靜蕩蕩的，連樹葉也未見有一片搖動。二人見林中空曠之處，左近必有大堆落葉堆積，地面也極清潔，彷彿有人常時打掃。心方覺異，忽聞咀嚼之聲，起自前面坡後，因有兩株十抱以上的巨木並列，擋住目光，悄悄繞將上去。原來那土坡，大約十畝，再過去便是神

羊峯後，中隔白龍澗，泉聲轟轟，已然振耳。坡上祇此兩樹駢立，臨澗一面，又有大片空地，雖均在古木陰蔭之下，景色已不似前昏暗。坡高六七丈，臨澗一面，突然陡削，成了一片危崖，咀嚼異聲，便在崖下。二人正往前走，忽見一條四五丈長毒蟒，朝空飛竄。同時又有一股彩烟，激射而起，其疾若箭，前粗後細，恰將蟒頭裹住；那蟒立即掉頭旋身，長虹飛瀉，隨同下墮，雙方勢子都急，晃眼沒入崖下，咀嚼之聲又起。掩向崖口，往下一看，各種大蟒，及蝎豸等毒物，竟有數十條之多，身均奇大，從來罕見，合成半環形，向崖盤踞。除有兩條蛇蟒，縮頭蟠伏，無甚生氣外，大都饞牙鋸齒，目光如電，各把兇睛，注定中心崖下，彷彿大敵當前，引滿待發神氣。再看蟒蝎毒物注視之處，乃是一塊丈許大的平整青石，石上踞着一個怪物，其形似蛟非蛟，長祇一丈二三，通體深藍顏色，皮輒無鱗，又滑又亮，脅生雙翼，前半身下有六足，爪掌肥大，似具極強吸力；後尾帶着兩大片圓徑六尺的甲壳，五色鮮明，眩麗無儔，向後反翹，附向背上，尾稍便藏壳內，頸長三尺，前面一個口噴彩烟的怪頭，上具七眼，大祇如豆，目光却極強烈，燦若明星，怪口無牙，略似蚯蚓，看去肥厚而輒，但可伸縮大小，頸細頭粗，兩腮特大，前面平扁，於是成了如意之形，石下橫着三五條蛇蟒，和一條三尺來長的大蜈蚣，似已早爲所殺，看去醜怪非常。這時那條大蟒已被怪物口中彩烟吸近頭前，却不吞噬，祇把兩腮不住鼓動，怪口張合，發出極難聽的咀嚼之聲。那蟒似知無幸，後半身緊蟠地

上，昂首挺立，通體抖顫，欲以強力猛掙，無如頭被彩煙裹緊，吸力絕大，休想掙脫分毫，怪物却甚從容，祇把七隻輪流閃爍的凶睛，注定蟒頭，一動不動，待不一會，那蟒似難忍受，情急拚命，忽將血盆大口開張，噴出二尺多長的紅信，朝前衝去。怪物似早料到，動作更快，兩腮一縮，頭略往前一探，祇剩後排兩足着地，前面四足同時舉起，將蟒連頸抱住，一張怪嘴，恰與蟒口相對，蟒舌立被含緊，微一吮啜，條地兩腮暴漲，跟着往裏一吸，前四足往外一吸，那麼長大一條毒蟒，立即帶着半截蟠屈的身子，斜翻仰跌，尸橫就地，四外蛇蝎毒物，知道快要輪到本身，立起了一片騷動，還未顧得竄起逃身，怪物口中彩煙，又激射而出，朝另一條質小而具奇毒的烏梢蛇，當頭罩下。那蛇長利四丈，好似旁觀已久，看出對方弱點，上來除把蛇口緊閉外，一點也不倔強，任憑彩煙，吸了就走。怪物便是妖蜃，專吸毒物精血，照例吸到離口二三尺便止，以下祇等逼迫對方張口，不輕動作，以爲對方畏他凶威，無力相抗，未免疏忽，不料這類有名烏稍毒蛇，甚是凶狡，知落虎口，立意相拚，表面口眼緊閉，任其拖走，連身子也不盤起，作出害怕神氣，暗中運足全力，用前小半身柱地相持，冷不防將後半身長尾反轉，朝妖蜃身上甲殼，橫掃過去。這一尾鞭，不下數千斤猛力，便是塊鐵也被打扁，何況妖蜃驕狂托大，又爲幾次蛇蟒逃竄，激怒發威，竟將向不全現的近尾軟弱之處，顯露出來；雖然甲壳堅逾精鋼，未有殘破，附壺尾稍，却被打折中斷，祇見長尾急掃中，吧的一下

，甲殼脫尾飛起，打向左近一株樹上，隨聽啾啾砰訇，連聲大震，塵沙飛湧中，那株合抱巨木，立被打斷，妖蜃驟出不意，受此巨創，雖然暴怒，動作依然穩速，又以生具潔癖，甲殼乃附身棲息之物，珍惜非常，竟不顧先報仇；一見離尾橫飛，忙捨仇敵，兩翼一振飛身追去，用前爪就地抱起，重回石上。蛇見一擊成功，妖蜃彩烟已撤，嘯的一聲，便往相反方，箭也似竄去，滿擬逃走，正是時候，下餘數十條蟒蝎等毒物，也都學樣，紛紛四竄。不料妖蜃兇毒非常，先前輕敵，又是有心侮弄，所施威力不過十之一二，這時誤中暗算，負痛情急，連下餘毒物，也都遷怒，如何能容仇敵逃走？動作又極神速，身才回到石上，一聲類似兒啼的怪嘯，兩腮一收一鼓，怪口張處，噴出茶杯大小，一團彩球，後附前見五色彩烟，到了空中，立即暴漲十倍，變成一團彩光，數十百道彩絲，箭雨一般，朝諸毒物射去。才一沾身，便被制住。先前蛇蟒，爲妖蜃所吸，身子尙能掙扎，這次竟無一條動彈，不問逃處遠近，全都噤伏若死。妖蜃仍用彩烟，挨次裹吸，一齊吸向身前，先朝仇敵，張口一吸，一根極細彩絲，飛入口內，蛇便回醒，自知無幸，也不再逃走，祇把身子蟠緊，昂首吐信，噓噓亂叫。妖蜃也不理他，竟將別的蛇蝎吸起，用前四足，緊抱對方頸腹等處，兩腮鼓處，四足微微一緊，對方口便大開，妖蜃口湊上去，祇一吸，便將精血吸盡，攢死地上。數十條毒物，如法泡製，一會便去多半。下剩十來條蛇蟒，妖蜃忽又怪叫兩聲，張口一吸，附身彩絲飛回，除那條烏蛇外，立

似皇恩大赦，紛紛舞動，各自啣起一二條殘尸，向四外竄去，連前帶後，共祇不到頓飯時候。孫同康見妖蜃如此兇殘，早想下手；孫毓桐因石玉珠，說過妖蜃利害，伎倆決不止此，又以入口難關已過，仙芝產處，尙未查明，好在所殘殺的，俱是深山潛伏的凶毒之物，正好以暴制暴，就便觀查妖蜃本領，將孫同康止住，嗣見妖蜃內丹，竟能由心分化，越知厲害，暗忖妖蜃甲殼，爲烏蛇所斷，必不甘休，看他驅遣餘蛇，啣去殘尸情景，分明殘殺將止。如說生性喜潔，理應將烏蛇慘殺報仇，一同啣走，怎又留下。再仔細往下一看，自從羣蛇啣走殘尸，妖蜃便將斷尾，伸入甲殼以內，身子漸漸縮入，祇留前半身六足在外，踞伏石上，跟着心眼全閉，一顆如意，怪頭，也自縮退，緊貼頸腔外面，狀如昏睡，祇是兩腮鼓動不休。烏蛇兇睛怒突，通體戰慄，意似憤極怕極，又不敢逃。二人立處，相隔崖口，還有二尺，前面一株老松，松葉密茂，恰將身子遮住，這時想起身。早隱，祇不撥動樹枝，發出音聲，妖蜃便不致警覺。那知剛繞向松側，往前一探頭，那蛇竟似看見人來，二目兇光立斂，忽然昂首向上連點，目蘊淚珠，大有乞哀求救之狀。一面又日視妖蜃，搖頭作勢。孫毓桐先因二人身形已隱，還未在意，及見烏蛇，目視自己，作勢益急。同時腥風又起，遙望啣尸羣蛇，也去而復轉，相繼在崖下草樹叢中，蜿蜒駛來，心中一動，忽然警覺，忙即縮退，試一法查看，二人隱身法，不知何時，竟被人破去，如非烏蛇求哀，還不知道，所幸立處隱祕，不曾冒失下手，否則，就

許誤事，不由大吃一驚，雖幸未爲妖蜃所見，照此情勢，明有強敵，暗中作祟，再不下手，阻礙更多。再如挨到鳩道人邪法煉成，趕來爲害，更是難敵，心中愁急，忙把孫同康，拉向一旁，悄聲說道：「我們隱身法已破，下手以速爲妙，不能暗做，祇好明來，下面羣蛇回轉，妖蜃必肆凶威，我由別處，繞向對崖，等我走後，你先現身，誘他上來，祇一對面，速將仙劍放出，一面用寶鏡防身，一面用寶鏡照定崖口，斷他歸路。我尋到仙芝，再來助你，多半可以成功。祇是妖蜃內丹奇毒，你功力既差，又無什經歷，採芝之事，你辦不來，此舉甚險，不可貪功，防身要緊，牽制妖蜃到我得手起來，便進退自如了。」說罷匆匆走去，孫同康自和孫毓桐，同居數月，常聽述說各派仙俠行逕，心膽漸大，始終未把妖蜃重視，又憤他殘殺，孫毓桐走不多時，心想樹可隱身，輕輕掩將過去，往下一看，烏蛇似見崖上人走，失了指望，二目重又怒瞪，祇將身盤緊，僅露一頭在外，羣蛇也相繼趕回，仍作半環，蟄伏地上，意態却較安詳，不似先前又恨又怕情景。妖蜃口眼仍未張開，兩腮鼓動更急，原來妖蜃，吞嚥了許多毒蟲惡蟒精血，正在運氣化煉，爲了恨毒烏蛇，欲伺餘蛇回轉，當衆淫殺立威，烏蛇頗有時候，已具靈性，非不想逃，祇爲深知仇敵凶狡靈警，有意侮弄楚毒，其行若飛，一逃必被趕上，所受更要慘酷，除似先前，捨命一拚，使其略受傷害，稍爲洩忿外，更無善策。偏又無隙可乘，正在靜候宰割，忽見人來，看出不是庸常，雖然退去，斷定來人決非無因，必

要回轉，自覺生機未絕，才把身子盤緊，準備妖蜃睜眼加害時，抗得一時是一時，稍有機障，立可活命。正在暗中蓄勢相待，妖蜃喜潔，所居附近；不留血污，每隔二三月，殘殺一次生物，照例必留下一些，迫令移尸去穢，但是賦性凶殘，又貪又狠，更稟兩間奇淫至毒之氣而生，每次羣蛇移尸歸來，剛將先吸毒物精血煉化，一經睜眼，凶淫又動，必要饒上兩條，末了再擇一條雄的，強行交合，無如生具奇毒。一任多麼厲害的蛇鱗毒物，一經交合，當時樂極，事畢便無生理，妖蜃不洩，不能暢意，必將對方咬殺，固是沒命。妖蜃如洩，立中奇毒，通體寸裂腐爛，化爲清水，妖蜃也將全身縮回殼內，昏昏睡去。以前每肆淫兇，多在澗底，當日恰值大雨之後，澗中有水，想是防污，自恃凶毒，從無人跡敢至，又離妖窟太近，一時忘形，移向崖上，不料輕敵，吃了大虧，將甲殼齊尾打斷，恨極仇敵，追擒回時，本欲當時殘殺，後看出烏蛇，雖不似前殺大鱗身長，功候却深，又是一條雄的，遂欲留以取樂，再行殘殺。當日本是二人取芝絕好時辰，祇等妖蜃交後昏睡，用法寶防身，衝開所噴毒網，仙芝立可到手，共總半個多時辰，便可成功，不致受那險難了。孫同康自不知道，祇想孫毓桐，如在妖蜃未醒以前趕到對崖，下入澗底，事即可成。正自停手偷看，呼的一聲，妖蜃七隻怪眼，齊射兇光，長頸同時伸出腔外，先朝羣蛇，呱呱怪叫了兩聲，條地一口毒煙射出去，罩向右側一條大鱗頭上。那鱗相隔較遠，不料首被看中，略一掙扎，便被吸近口邊，妖蜃仍照前法泡製，

晃眼吸完精血，甩向地上，似這樣又連殺了三條，方把目光注向烏蛇身上，却不對他發難，等吸完那三條蛇鱗精血，忽又停止，二次叫了兩聲，羣蛇知道這次，方脫危難，紛紛活躍，搶啣殘尸，無如死蛇太少，被此去向不同，又視此爲活命之機，互一搶奪，亂做一堆，不覺扯毀了兩條，滿地狼籍，妖蜃本想令羣蛇，啣走殘尸，立與烏蛇交合，經此一來，犯了大忌，當時暴怒，淫心正熾，竟連精血，也不暇挨次吸食，立由石上飛起，撲向蛇羣之中，兩翼張處，六爪齊飛，一陣亂抓亂撲，除烏蛇外，羣蛇全被抓裂慘死，流了滿地膏血，奇腥刺鼻，烏蛇本在緊蹙蓄勢，恰巧妖蜃殺蛇時，內有一條七星勾子，性極猛烈，欲乘亂中逃竄，逃出較遠，妖蜃一見滿地殘尸，怒極心昏，又急欲抱了烏蛇，覓地交合，百忙中，忘將內丹噴出，竟自飛撲過去，雖將七星勾子擒住，不料對方，情急反噬，突以全力回身，將蛇尾毒鉤，纏向妖蜃頸間，這類毒鉤，其堅如鋼，力大異常，妖蜃先未噴毒，將其制住，驟出不意，竟被纏了個結實，急切間，弄他不斷，急得兩腮怒鼓，回爪亂抓，微一耽延，烏蛇固認爲逃死良機，不肯放過，立似箭一般，往崖上竄去，孫同康也想乘此誘敵，於是人蛇同時發動。妖蜃見烏蛇逃走，情急萬分，竟連身纏怪蛇，也無暇擺脫，喉中急哼一聲，奮身往崖上追來。本來妖蜃行動，疾若飄風。孫同康志在誘敵，爲恐妖蜃警覺，雖在暗中準備，法寶飛劍，均未出現。相隔又近，勢極危險，祇被撲上，萬無生理。總算命不該絕，妖蜃恰在飽吸毒物精血之後，慾念

太旺，不可遏制，七星鈎子，又與常蛇不同，皮堅如鋼，刀斧不斷，妖蜃祇管生具神力異質，機智絕倫，此時百無顧忌，未將纏蛇掙斷，硬起追逐。不特咽喉要害，被蛇束緊，連兩翼六足，也被纏住大半，祇剩左右三足在外，行動稍緩，腹中丹毒，也難噴出，否則休說近身。人在妖蜃目光所注之處，決難免死了。孫同康見烏蛇一逃，料定妖蜃必追，忙即避開正面，閃向一旁，心還在想：烏蛇如將妖蜃引遠，豈不好？却沒料到，妖蜃祇憑三條肥掌，便能御空飛行；這等快法，烏蛇剛似箭一般，竄上崖來，妖蜃也跟蹤追到，兩下相去十餘丈，晃眼追上。烏蛇似知難逃毒手，又似向人求救，一見妖蜃追近，條地撥轉身縮退，向人逃來。妖蜃全神貫注烏蛇，孫同康閃向崖口草樹之中，本未看見。烏蛇回身向人一逃，立被發現，這本是瞬息間事。可是經此一事，妖蜃勢子又緩了一下。孫同康早想斷他歸路，妖蜃上崖以後，方始看出利害，一見追蛇回身，忙把仙劍飛出，妖蜃兇狡非常，瞥見對面草樹中，隱得有人，立時暴怒，正待追撲過去，忽見銀光照眼，知道喉間要害，被七星鈎子束緊，丹元毒氣，均難噴出，一面往後倒退，却把七隻凶睛，注定劍光，向下降落，暗以全力蓄勢相待。孫同康不知妖蜃狡計，想借劍光斷去毒蛇束縛，又見妖蜃，動作神速，恐逃回窠穴，妨害取芝，未免心慌，以爲這類毒物咽喉七寸，乃最重要的致命所在，意欲一劍成功，一面飛劍去斬妖頭，一面取出寶鏡，想斷妖蜃退路，忘却先用寶鏡防身，於是上了大當，仙劍固是神物利器，無如

妖蜃機智敏速，無與倫比，劍光到處，將頭一閃，任其落向頸間，等與身纏毒蛇，才一挨近，猛然暴縮回去，兩腮怒鼓，奮力一掙，妖蜃浪時，身子本已縮小好些，喉間纏蛇，挨着劍光，也自斬斷，本能立即回復，再一縮頭猛掙，身上纏蛇，立被斷成，無數大小段，紛紛飛起，向四外激射出去，勢子猛惡已極。同時那妖蜃口張處，內丹便自噴出，將劍敵住。孫同康不知妖蜃內丹穢毒。如非所用飛劍，乃仙傳至寶，早爲所污，成了凡鐵墜地，口中毒氣，更是分毫沾染不得。始而意存輕視，及見那利害的仙劍，不能傷害妖蜃，反將所纏毒蛇斷去，心中一驚，忽又慎重，一心祇恐妖蜃逃回巢穴，見他祇守不攻，意欲相持到孫毓桐得手趕來，會合之後，再作計較，明明身有寶鏢，既未取用，也未仗以防身，那面寶鏡，雖然一樣避邪防身，一則妖毒由於天賦，威力看似沒有九寒沙利害，却更陰毒，事前又未作消滅毒氣打算，稍沾殘餘，人便受害。二則此時雙鏡不曾合璧，祇能作正面防禦，稍一疏忽，便爲所乘，也是二人，夙緣前定，不可避免，才致般般湊巧，鑄成大錯，妖蜃本可逃回，因料定來人必有所爲，素性凶狡陰毒，既恐引鬼入室，將守伺多年的仙芝失去，又恨仇敵，阻他逞慾，表面相持，實則想把仇人，嚼成粉碎洩忿，無如對方飛劍法寶，均極神奇厲害。急切間，無可奈何，尤其那面寶鏡，威力更大。乃他內丹尅星，稍逞兇威，仇人必以劍寶，同時施爲，仇報不成，丹元真氣，反有損耗，於是故示畏怯，將長身縮小，退藏斷尾所附甲殼以內，祇露出前頭兩翼

雙足，暗中運用腹中毒氣，準備相機一試。孫同康本心要他如此，一手指定飛劍，一手持着寶鏡，防他退逃，也未想到別的動作。似這樣過有頓飯光景，本來妖蜃，還可稍緩發難，倏地一道青光，由崖下白龍澗中飛上。妖蜃一見劍光，自下而上，立即警覺，仇人還有黨羽，守伺多年，仗以成道變化的仙芝，多半被人得去，益發情急暴怒，決意拚命；不等來人降落，蓄勢已久的滿口毒煙，忽似亂箭一般，狂噴出去，當時洒了滿崖彩雨。孫同康一見青光，知已得手，剛喊得一聲姊姊，忽聽嬌叱：「同弟還不速退！」聲到人到，孫毓桐已在鏡光劍光，環護之中，電也似疾飛來；一照面，便將孫同康抱起，往側面空地上飛去。妖蜃瞥見光中女子，手持仙芝，急得七隻怪眼，齊射兇光，一聲兒啼般的怒吼，前半身忽又突出，長尾上翹，帶着尾部甲殼，反捲背上，兩翼六足，一齊劃動，飛起急追。劍光隨人撤退，飛行更是神速。二人那快劍光，竟被追了個首尾相啣，兩下相去，不達半里。稍一停頓，便被追上。這時夕陽未墮，晴霞厲霄，二人劍光在前，恰是青虹馭電，銀雨流空，後面再急追着一個雙翼六足，周身彩煙環繞的龍形怪物，一同飛駛於千山萬壑之上，立成奇景，兩人一怪，飛行極快，晃眼便是百十里路，正在一逃一追之間，忽聽腳底不遠，一座高峯上面，有人大喝，妖物敢爾，同時一股白氣，沖空而起，朝妖蜃當頭迎去。緊跟着大片其細如針的紅色精光，暴雨也似，漫空撒去。到了空中，上下往回一兜，成了一個光網，又似一個極大火球，將妖蜃籠罩在內，祇留

正面缺口，那道白氣，便由缺口衝入，妖蜃似知遇到剋星，想要逃退，無如來勢猛急，又當對頭怕他，兇焰愈盛，恨不能一下將仇人追上，嚼嚙下去，忽然變生意外，任是飛遁神速，也無及了。二人已然飛過，一見有人相助，忙即回顧，祇見白氣沖起之處，乃是近峯巔一片突出的平崖，崖上立着一個豹頭環眼，身材雄偉的白衣少年，脚前蹲伏着一個形似蟾蜍的三足怪物，大祇尺許，看去並不起眼。蟾口所噴白氣，却似匹練沖空，又勁又急，由少年所發火網缺口衝進，已將妖蜃，全身包沒。妖蜃那粒內丹，並未噴出，恰和蛇遇妖蜃情景相似，將如意形怪口緊閉，急得兇睛怒瞪，四下翻滾，左衝右突，喉中慘哼不已。相持不多一會，少年喝道：「無知妖物，速將內丹獻出，雖仍不免一死，少受好些苦難。再如遲延，神針一合，你那罪孽就大了。」妖蜃仍是衝突不休。孫毓桐原是趕往對崖，恰值妖蜃，起身追敵，容易易，便尋到妖窟，將仙芝採到手內，大功已成，自是喜慰。剛要走出，忽發現壁間字跡，近前一看，竟是前主人陰陽叟所留，大意是說：本人自小好道，不料求進太切，誤用下乘功夫，一事採補。後來道力精進，忽得奇書，頓悟前非。無如生具二體，積惡已深，難於挽救，總算平生不曾傷害好人，所用爐鼎，事後均經靈藥醫治，送歸故里，多終餘年，也許能有幾希之望。於是虔心推算，將應劫時期，提前一甲子，借着慈雲寺，峨眉派與羣邪鬥法之際兵解，由此即以元神苦煉，也不再尋廬舍。妖蜃乃昔年小南極採藥時，無心發現，本意妖蜃天賦淫毒，

可合媚藥，本山白龍澗，又產有一兜率仙芝，未到結實之期，擒回以後，便將妖蜃，封禁澗洞之內，令代防守，並取毒涎煉丹；不久覺悟前非，毒丹一次未煉，兵解前本以這類毒物，留必害人，想要除去，一則收復妖蜃前，曾經許以不殺，又經苦求，不願失信；又算出此中，還有一段因果，芝實也不應爲己所有，白龍澗幽險隱秘，仙凡足跡之所不至，爲此仍留妖蜃守護仙芝，以待有緣。不過妖蜃稟性凶淫，芝實成熟以前，正當氣候將成，求偶之際，慾念奇旺，不能忍受，必要拚命攻澗而出。此物心靈，原知仙芝妙用，爲想守伺成熟吞食，必不捨得離去，等採芝人來，芝實也恰成熟，機緣至巧，此時妖蜃，必在崖上，殘殺蟲蛇，并與生人惡鬥，所噴內丹，其毒無比，來人任是法力多高，千萬不可沾染，芝實更應速服，過時稍久，便減靈效。孫毓桐看完，忙即飛上，到後一看，人蜃正在相持，滿空均被毒烟佈滿。孫同康祇將寶鏡，擋住前面毒烟，未用寶鏡防身，知道妖蜃通靈，內丹分化由心，惟恐有失，又急於把芝實，與孫同康服食，匆匆趕過，扶起便飛。孫同康正在懸念，一見心上人來，回手便抱。孫毓桐因芝實到手，分別在即，本是三生愛侶，又當緊急之際，會短離長，忽生憐念，起初任其緊抱，未加嗔怪，誰知孫同康，已受妖毒潛侵，就這一抱，連孫毓桐也同被波及，傳染過去。等到停空回顧時，覺着心神一蕩，身子略爲發軟，當時未怎在意，因見白衣少年，形貌魁偉，聲如洪鐘，所發針形紅光，雖無邪氣，看不出是什麼家數，身前蹲伏的，又是一個口噴

白氣的怪物，看去竟比妖蜃，還要利害。猛一動念，正經修道之士，未必象養這類妖物，此人來路不知，此間羣邪盤踞之地，芝實到手，尙未服食，萬一不是正人，豈不又生波折。想到這裏，見孫同康滿臉紅潤，帶着乞憐之色，望着自己，依然緊抱未放，有心推開，又覺不忍，祇得任其抱持，帶同往前而深山凹中飛去，當地乃是一條深谷，谷徑寬廣，山容雄秀，到處翠柏森森，繁花如繡，風景絕佳。左近更有一洞，石室兩間，均甚高大，裏間並還設有木製門戶，和石榻几案，以及爐灶用具之類，彷彿歷年頗久，門已朽腐，室中用具，却甚清潔，尤奇是那洞甚爲眼熟，好似以前到過，二人一到，便不知不覺，自行走進，到了裏室，孫毓桐見孫同康，仍用一手半抱着自己，便伴嘆道：「人已到地，怎還不肯鬆手。」隨說，隨將孫同康手甩脫，同去石榻坐下，說道：「想不到今日成功，如此容易，祇那妖蜃毒氣厲害，你祇顧用寶鏡抵禦，未用寶鏢防身，我回得稍慢，你便難免中毒，臨敵如此大意，我真替你担心呢！仙芝被我連根取來，芝實也還未落，正好服食，這類靈藥，舉世所稀，結實形色，因時而異，芝葉也有延年輕身之功，祇是芝實必須卽服，延時一久，靈效便差，休看你真元虧耗過甚，服後不久，立可復原，本來尙須和製，幸我早有準備。」說時，早從身畔，取出一個玉碟，一柄玉刀，將那形如枇杷，色作金紅的芝實，輕輕切落，再取一粒靈丹，一同放入碟內，用刀一碾，立化成一碟青色乳漿，清香撲鼻，剛勸孫同康服下，覺着心頭發熱，身子疲軟，懶洋

洋大有神倦欲眠之象。暗忖先在空中飛行時，便覺身懶心熱，不曾理會，此時更甚，這等現象，自來所無，是何緣故？猛一抬頭，瞥見孫同康，臉上通紅，宛如酒醉，兩眼隱蘊熱情，望着自己，似要冒出火來，心中一驚，想要斥說幾句，話到口邊，不知怎的，不忍出口，微一遲疑之際，忽聽外面破空之聲，甚是迅急。同時孫同康，也湊近身來，似要前撲，剛低喝得一句：「你待作甚？」那破空之聲，已在洞前飛墮。二人因一路未現形迹，疑是白衣少年。除却妖蜃，跟蹤尋來，但是對方，怎會得知落在此洞，一到便對直下降？初次相遇，來意善惡，難於預料。雖然芝實已服，無所用其顧忌，畢竟無事爲妙，方打手式，禁聲潛伺，心盼來人，也許住在近處，由外飛回，祇等過去，便即起身，忽聽洞外厲聲大喝：「小狗男女，偷犯鳩道長禁例，已是該死，竟敢將白龍澗，兜率仙芝盜去，休看鳩道長，先前入定，被你乘隙得手，回醒略一行法，立即查知究裏，你們先犯禁網，已有感應，無論逃向何方，俱如掌上觀紋，現已撒下天羅地網，休想脫身，曉事的，速將仙芝獻出，少時鳩道長駕臨，或許還能容你二人活命，稍有違抗，身遭慘死，還受煉魂之苦，悔之無及了！」孫毓桐聞聲，早有戒備，再聽出來人，竟是鳩道人洞中所遇妖人，並非白衣少年。情知不妙，不等說完，便將飛劍法寶，一齊施爲，先將二人護住，然後一同走向外室，洞門外面，已被妖煙邪霧佈滿，一片渾茫，妖人並未進洞，祇在外面喝罵，也未當洞而立。孫毓桐久經大敵，看出邪法，雖然利害，敵人

不往洞內衝入，多半內怯，暗忖雙鏡合璧，足可防身，聽妖人口氣，鳩道人尙還未到，正好乘機衝出，祇能飛到峨嵋，立可無事。心念才動，人已到了洞口，忙令孫同康，將鏡取出，與自己寶鏡合用，在青白兩道劍光，環身圍護之下，一同飛起，盪開洞口妖煙，衝將出去一看，洞外煙光雜沓中，立着一個妖人，果是先出所遇，一照面，便戟指喝道：「小狗男女納命。」孫毓桐見那妖人，形貌醜惡，聲如狼嗥，神態甚是凶橫，不禁有氣，知道白龍澗仙芝，被已取走，妖人已成深仇，反正勢不兩立，樂得爲世除害，去一個是一個。便鳩道人趕來，邪法利害，有此雙鏡合璧，和二人的法寶飛劍，縱不能勝，也不致爲其所害。自己和孫同康，歷劫三生，應在今生合修仙業，同參正果，仙機早有預示，更無中道夭折之理，自己不過爲了孫同康，真元損耗，仙芝初服未久，爲防意外，不願多事。妖人這等可惡，反正不動手不行，怕他何來，想到這裏，本就氣往上壯。那妖人名叫黑手真人烏蒙，乃竹山教餘孽，自從竹山教，被青城派劍仙呂靈姑，裴元，虞南綺，紀登，陶鈞，陳太真，紀異等，誅戮殆盡，烏蒙恰在外未歸，因得漏網，自覺勢孤力弱，報仇固是無望，還要防到仇敵搜索。無如平日性情乖厲，無甚同道之交，在竹山教中，行輩頗高，其勢不能改投別的異派，有兩三處可投的，對方見峨嵋青城兩派，日益昌明，威力至大，俱都胆怯怕事，各自斂迹，輕易連門都不出，豈肯收容逃亡？再說也無法進身，迫於無奈，祇得匿跡銷聲，東藏西躲。過了些年，見對方並未趕盡殺

絕，窮搜餘黨，心雖稍安，終覺孤立無友，遇上事，連個應援皆無。想起鳩道人，昔年曾有往還，後因屢次約他相助，均遭堅拒，嫌他胆小怕事，心存鄙薄，未再登門。此人驕狂乖僻，喜人奉承，尤其正教中人，從不與之爲敵，不特是個奧援，還可託庇。那知尋到門上一談，鳩道人先是淡淡的，無甚表示。烏蒙知他性情古怪，事須漸進，便在左近，尋一山洞住下，時往請見，詞禮極恭。到了最近，鳩道人方始吐口，說出煉法之事，祇囑不可洩漏。烏蒙深出他心意，自是高興。這日合當有事，孫毓桐孫同康中途降落的山谷，恰在妖窟左近，烏蒙早就發現，因鳩道人再三嚴囑：「你住我附近無妨。如此方圓五百里內生事，不必對頭尋你，我便是你仇敵，真有要事，也須先對我說，經過商計，方能下手」。烏蒙知他，言出必踐，自己法力，又不如他，窮途求人之際，自無話說。當日發現二人，看出敵黨，左近素無正派中足跡，料定有事，隨往報知，偏巧鳩道人，完功在即，到時，二人避得又巧，未被識破。烏蒙連喚未應，去往後面竹樓一看，法台四外封禁，無法入見，輕將二人，帶出禁地。如非最末出口一關，將隱形法破去，妖法有了感應，妖人連影子也不會知道了。烏蒙初遇二人，本無仇怨，祇爲邪正不能並立，心恨正派中人刺骨。又想討鳩道人好，主人脾氣太怪，便未驚動。直候到鳩道人，事完相見，一說前事，鳩道人方欲行法查看，忽然發現後山出口，攝形禁制，有了感應。所設邪法，甚是利害，來人祇一由此通行，真形立被攝去，此後百日之內，對方所

去之處，全可查知，並且多高的隱形法，也吃破去。鳩道人因自己久居本山，素無外人足跡，忽有正教中人通過，所去又是通往後山祕徑，好生驚疑，忙卽行法查看，才知後山白龍澗底，還藏有一株兜率仙芝，和一個妖蜃，祇爲陰陽叟，法力封禁，不特外人不知，連自己近隣多年，後山也曾去過，均未發現一點影迹，這兩樣全是仙凡罕遇的，靈藥奇珍，明是自己應得之物，竟吃外人盜去，如何不恨，先頗激怒，繼一想，來人竟敢通行禁地，偏巧自己行法正亟之際，陰陽叟所設禁制，恰又在來人到時，自行失効，仙芝靈寶，也正結實，般般湊巧，分明算知一切，早有安排，恐是青城峨嵋兩派門人所爲，如若追去，保不從此便動干戈，雖然邪法已經煉成，到底深知敵勢太強，而自己黨羽又少，不可輕犯。方自躊躇，吃烏蒙在旁，巧語一激，不由犯了平日驕愎之性，暗忖這一男一女，所用劍光，不似青城峨嵋家數，如是這兩派門下，往白龍澗，儘有途向，由空直下，更是迅速，斷無怯敵之理，爲何犯險，由此洞中祕徑偷越。這兩派門下，怎會如此情虛胆小，多年威望，如吃兩個初出道的後輩，偷越禁地，盜去靈藥奇珍，何以見人。越想越有氣，因法台佈置繁密，急與烏蒙相見，尙未撤去，便把所用攝形鏡，連同一面妖旛，交與烏蒙，令照鏡中所現來人去路，追蹤趕往，自己隨後就到，擒人不可殺，害，務留活口，待己處置。也是各人，運數所限，鳩道人別的邪法，均不尋常，惟獨所習攝形法，乃南海鮫人島妖道，巫啓明門人，神風使者項紀，私相授受，不久巫啓明師

徒，便在灌口，爲朱梅楊瑾所殺，並未學會，用時，祇現人影，據以搜索去路，被攝人所經之處，一切物事，却照不出，轉不如鳩道人自練邪法，三五百里內景物，宛如親見。爲了忙於撤收法台，祇看出了前半截，便與烏蒙，商計追人之事，孫毓桐等途遇白衣少年，截殺妖蜃一段，恰未得知，否則，鳩道人對於同類妖邪，固極驕狂，對於正派中人，却祇自恃不出爲惡，對方爲難，有詞可借，外強中乾，心實畏忌。如被看出妖蜃就戮時情景，又見仙芝，已被對方服食，也就息念，未必再追下去了。烏蒙素來性暴，一心討好，以爲兜率仙芝，如經製煉，或與正派中，大小還丹之類靈藥同服，功效更大。來人剛到手不久，又是連根採去，匆忙中，必還未服。就服芝實，根葉也必尙在，妖蜃更是左道配製媚藥的珍品，滿擬此行不虛，聞命卽行，妖鏡所現人影，在鏡中心，隨着所追途向，正反偏側隱現，追尋極易，此時白衣少年已將妖蜃除去，爲恐貽毒害人，特將死蜃尸身，攝回山中消滅，剛離開不久，雙方相隔雖是極少時間，但是途向相反，恰巧錯過。烏蒙尋到谷中，因鳩道人曾說：來者少年男女二人，各有珍奇法寶飛劍，深淺尙自難測，以前吃過正派中人苦頭，又防遁走，一到，先將妖蜃，如法施爲，放出一千丈煙光邪霧，將全谷籠罩封閉，正自對洞喝罵，忽見寶光劍光環繞之上，衝出一雙少年男女，方看出不是易與，孫毓桐已當先發動，手揚處，一連串七枝尺許長的紅光，連珠也似，先朝烏蒙飛去，同時，兩道鏡光，連合一起，所照之處，煙光妖霧，立被衝盪成

一個大術。烏蒙看出紅光，乃飛針一類的法寶，自己還能抵敵，這兩面寶鏡，素來未見，威力甚大，如被衝出遁走，豈不難堪，左肩搖處，飛出五枝飛叉迎敵，又放出一幢暗綠妖光，將身護住。大喝：「小狗男女，速將仙芝藍蜃獻出，也許還能活命，否則，我已發動九天都籙大法，佈就天羅地網，你二人形神皆滅了。」孫毓桐恨他罵人，又見寶鏡所照之處，霧散煙消，雖然隨滅隨生，並阻不了自己，便鳩道人在此，一不能敵，仍可衝出，怕他何來，心膽一壯，決計除此妖邪，口喝無知妖邪，死期已至，還敢猖狂，隨說，隨將飛劍，離身飛起，直射過去。烏蒙先見敵人飛針，精芒閃閃。及至飛叉迎敵，竟是虛有其表。這道青色劍光，却似厲害，忙放出一片綠陰陰的妖光，擋向前面。連紅光帶青光，一齊擋住，一面將那五枝飛叉，去敵飛劍。初意竹山教中，本門煉魄叉，神妙陰毒。對方飛劍，一不能敵，立即魂悸心搖，六神受制，昏迷倒地。越是身劍合一，感應越大，初遇不知深淺，才將惟一防身法寶，全數發出。嗣見無什奇處，正好用此擒敵，特用妖光，將叉倒換下來，去敵飛劍，不料上了大當。孫毓桐一見妖叉，便看出是竹山餘孽，知道此叉利害，飛針不能破他，故意不發揮飛針威力，放劍出去，本就是想引其分散，及見妖人，自行上套，再妙沒有，一面加強劍光，去敵飛叉，暗令孫同康，加緊戒備，等雙方鬥到急時，妖人全神貫注叉上，條地手揚法訣，向前一指，七枝飛針尖上，突發出一股，極強烈的火焰，朝前猛射，綠光立被衝破，勢同電射。等烏蒙百忙

中警覺，看出利害，護身妖光，已被飛針穿透，連想逃走的念頭，都未容起，一片連珠霹靂過處，飛針上烈焰，已各化神雷爆發，祇見一蓬烈火突然湧起，烏蒙已被震成粉碎。孫毓桐成功原屬倖倖，見人妖已死，煙光邪霧，勢仍強盛，心中驚疑，正忙着想收妖叉飛走，猛覺四外潛力加增，空中妖叉，一閃不見，情知有異，敵人必有利害黨羽。方令孫同康，同持寶鏡，加意戒備，而前煙光分合中，現出一個鳩首黑衣，身材矮瘦，手持鐵杖的妖道。二人一見那等醜怪形貌，知是鳩道人到來，九天都籙邪法，必已發動，如若衝不出去，凶多吉少，一時情急，各把手中寶鏡，同照過去，兩道鏡光，合成一股，立發出百丈精芒，千重霞彩，妖煙邪霧，立時滾滾翻飛，狂濤雪奔一般退去，當前無形壓力，也輕鬆了許多。孫毓桐因武當諸女，曾說鳩道人邪法厲害，力囑小心應付，預有成見，初遇勁敵，未免驚疑。及見這等情景，心中一鬆，方覺邪法威力，不過如此。待要二次放出飛針飛劍殺敵時，猛瞥見鏡光到處，鳩道人身上起了一片黑煙，擋得一擋，好似不敵，往側一閃，避開正面，未容鏡光移照過去，忽向二人，陰惻惻一聲詭笑，人便隱迹不見。眼前條地一暗，上下四外，立被黑靄濃煙佈滿，二人在那麼強烈的護身劍光之下，竟不能看出一點景物。孫同康寶鏡，也化成一幢精光飛起，籠罩全身；雖未受什麼危害，但是黑靄邪煙濃密，壓力至大，鏡光雖能衝盪開去，那黑靄却成了一片煙海，浩無際涯，又是隨滅隨生，越聚越密，一任何方衝突，老飛不出陣去。孫毓桐又把

七枝飛針，放向鏡光所衝煙術之前開路。那知飛針雷火，祇在鏡光前頭，亂爆如雨，一離寶鏡所照之處，便吃阻住，怎麼運用，也不能衝向前去，火光也不甚強，這才知道利害。雙鏡合璧，雖能衝盪，但是妖法在敵人主持之下，隨時顛倒挪移，除將邪法破去，任向何方衝逃，均是徒勞。幸而所用法寶飛劍，尚能防身，否則不堪設想，祇可暫停，另打主意。念頭一轉，便停了下來，二人所中妖蜃淫毒之氣，已自發作，祇爲身在危境，孫毓桐功力又深，情苗雖在無形滋長，始終不曾動念，本來還不致於有事，無如鳩道人邪法陰毒，又看中那兩面寶鏡，決意必得爲快。及見對方，護身法寶飛劍利害，邪法難侵，又當往來衝突之際，兩心合一，似動實靜，雜念難生，邪法不易侵入。這類邪法，最干正教之忌，初次練成，功候尙不十分精純，時候久了，萬一敵黨能手，有人路過發現，必來作梗，就說不致慘敗，從此多事，奪寶奪芝，也成空想。方覺急切間，無計可施，二人這一停，正合心意。立將邪法，全力施展出來。孫同康中毒最重，如非預服芝實，不能自制，早爲內火所焚，萬無幸理。這時便無妖人暗算，也自難支，那再經得住，邪法潛侵，魔頭暗算。二人身外，本是漆黑一片，除壓力甚重外，也辨不出是煙是霧，立定以後，孫毓桐法力本高，因恐妖道，巧施乾坤大挪移法，暗中倒轉，將自己移往法台之上，更是不了。一對面，便把地勢看好，將自煉法寶兩儀針，取了一枝，暗擲在地，此針一陰一陽，靈感相通，專爲遇見強敵，爲邪法迷困時，辨查方向途徑之用。

發時先用陰針，並無光華，由着寶主人的心意，不論山石林木，一觸卽入，深藏在內，一任途向多麼迷亂，祇把陽針，取出一彈，陰針立生感應，由藏處發出一道，極強烈的毫光，上衝天漢，立可循徑，重返原地，又可用爲求救信號，先前敢於四面衝突，也由有此異寶，不怕迷失之故。事有湊巧，藏針之處恰在洞口。妖道防二人衝出太遠，爲人所覺，以爲山谷高深，易於隱晦，妖窟太遠，並未想到，將人移往，祇照着所飛途向，不住行法倒轉，以致始終未離原處。二人也未看出是在洞口左近，立定以後，正在苦思脫險之策，忽見眼前一花，一片淡紅光華閃過，離身不遠，黑煙中現出六個腰繫淺紅蓮花短裙，肩掛同色雲披，此外臂腿全裸，身上籠着薄薄一層彩烟的少女，四外黑烟，立時空出一段，一現身，便喜孜孜，朝着二人，舞蹈歌唱起來。這六個少女，全都粉粧雪琢，美如天仙，這一歌舞，越顯出一身柔肌媚骨，玉映珠輝，星眸流轉，妖豔絕倫，音聲又是那麼柔靡淫蕩，本就令人見了心魄皆融。少女歌舞未終，倏地旋風般，疾轉兩下，輕籠身上的彩烟，立化作千萬花片飛起，所着雲披蓮裙，立同卸去，通體一絲不掛粉灣雪股，玉乳酥胸，全都呈露。同在滿天花雨繽紛中，越舞越急，一會雙手據地，倒立旋轉，玉戶微張，元珠外孕，開翕之間，備諸妙相。一會，又反身起立，曼舞輕盈，玉腿齊飛，花光掩映中，渥丹欲吐，若隱若現，更易使人目迷心蕩，撩動情思。孫毓桐看出妖道，急於取勝，竟把九天都籙大法中，最利害的六陰迷魂，施展出來，想將真魂攝

去。此法最是陰毒凶險，也最犯天忌，自來邪魔左道，精擅此法的，俱不敢於輕用。妖道剛將邪法煉成，便敢大膽妄爲，雖然遲早必伏天誅，但是此法，暗有魔頭主持，害人不成，魔頭還攻，反害自身，如今成了存亡不能並立之勢。此時又不能破他，出手易爲魔頭所算，除用法寶，謹密防身，不令魔頭潛侵，靜俟正教中人，路過發現，或是武當諸友，見己不歸，尋來相救，更無良策。不過，這等相持，不知何時，方能出困，在此期中，心念稍爲把握不住，立被魔頭侵入，危機瞬息，也是可慮。自信道力堅定，或者無妨，丈夫愛戀自己，已歷三生，山中相處，尙能發情止禮，這一路上，想因別遠會稀，在在流露熱情，分明蘊蓄已久，難於遏制。再見這等魔相，必易引起遐思，豈不大糟。心念一動，忙喝：「同弟！此是邪魔幻相，少時妖道，必受顯戮，速將雙目閉上，照你本門心法，澄神定念，免爲所算。」說時，孫毓桐也早染了妖蜃淫毒之氣，一則中毒較淺，道力較深，祇管愛根情苗，無形滋長，未激發以前，並無雜念，加以一見魔女立卽警覺，本來可以幸免，無如三生愛侶，關切太甚，邪法利害，人易入迷，頃刻光陰，如歷數年，雖祇轉念瞬息之際，對面魔頭，已現出千般幻相，被困的人，必須鎮攝心神，形同入定，才可免難，孫同康固早入魔，孫毓桐這一關心情急，當時也上了圈套，話才說完，瞥見孫同康，並未目注前面，却把兩眼，望着自己，滿面通紅，宛如酒醉神氣。同時，微微聞到一絲從未聞到過的溫香，立覺神思微微一蕩，當時還未想到自身已入

危機，祇疑丈夫業經中魔入邪，不禁大吃一驚，知道身陷危境，難再相持。除將丈夫寬地藏起，自也難免，無奈四外沉冥，先前洞穴，已難查見，心中一急，忽想起兩儀針，可以求救，雖然望少，終是一線生機。忙把陽針一彈，身側不遠，忽放光明，定睛一看，立處恰是洞口前面，仗着心靈手快，連日一同修煉，孫同康所有法寶，全能使用。先見雙鏡合璧，不能衝出陣外，末了光反減弱，沒想到那是吃妖道預制機先的虧，孫同康又中毒神迷，不能發揮全力，與之相合，方有那等現象，並非寶鏡之過。爲恐有失，各持手內，仗以防身，未再發揮他的威力，這時一見洞口，孫同康又是如醉如癡神氣，百忙中，將所持寶鏡，劈手奪過，表面假作拚鬥，一口真氣，噴向鏡上，兩道鏡光，立合爲一，化作百丈虹霞，精芒電耀，先朝對面魔頭六女照去。妖道本怕這一雙寶鏡，就二人陣中衝突這一會，妖道表面獲勝，無形中，平日聚煉的黑霄妖煙，已然損耗不少，痛惜忿怒之下，想將雙鏡奪去，才把最後毒着，妄施出來。開始還自內怯，惟恐魔頭，爲鏡光所傷，勢成兩敗，暗中曾用妖法防護。及見二人，停飛以後，祇與防身寶光，連合防護，未再發揮全力，男的神情，更似鬆懈，心料二人得之不久，尙未深悉微妙，此寶與峨嵋天道鏡，異曲同工，專破所煉邪法，不得到手，必爲異日之患，因此貪心愈熾，志在必得，爲防夜長夢多，急於收功，竟忘顧忌，剛把邪法，盡量施爲，做夢也沒想到，對方有此一着殺手。所發鏡光，竟比先前，加強數倍。光照之處，當頭六個雪膚花貌

，妖豔柔媚少女，立現原形，化爲六個青臉紅髮，獠牙森森的惡鬼，紛紛跌翻亂滾，各自怒吼連聲，奮身掙起，齊朝妖道，反撲過去。妖道總算妖法高強，早有準備，一見形勢不佳，不再施邪法對付敵人。一面行法縱避，一面取出法牌連擊，咬破舌尖，一片血光飛出。魔鬼吃血光一罩，就地一滾，重又化爲六個體態輕盈，柔肌如雪的美豔裸女，回身同向洞前撲到，仍是輕歌曼舞起來。此舉妖道元氣，固是受傷不輕，不將敵人殺死，爲防魔頭反噬，還不敢輕收邪法，更成騎虎難下之勢。孫毓桐也是事出意外，到此方悟雙鏡威力甚大，祇爲丈夫功力不濟，先前不能發揮，又未想到運用本身真氣，增加功力，否則，也許衝出陣去。此時雖然發現，祇自己不惜損耗真氣，一樣可以一拚。無如人已中邪，妖道厲害，人影至今未見，此舉雖然有望，並無把握。念頭一轉，一面加強針光，使其上衝霄漢；一面乘着魔鬼現形，滾轉之際，一手扶起孫同康，退入洞內，同時行法，卽用二人劍光散佈開來，將那一片洞壁擋住；再將雙鏡，行法懸向洞口之內，使兩道鏡光合一，直照外面。初意將孫同康藏向洞內，用法寶封閉防護，使無後患，再作應敵之計。那知退入洞內以前，不合心慌情急，心神一分，邪法毒氛，乘機侵入，雖仗應變神速，寶鏡神光利害，將魔頭擋退，隔斷在外，中邪已是不輕，仗着道力精純，當時勉強支持，還不自知，可是一到洞內，連先染妖蜃毒氣，同時發作，似這樣多高法力的人，也難禁受。孫同康邪毒更重，自不容說，剛一回到內層石室，方覺周身發

熱，心慵神倦，孫同康人已撲抱上前，二人就此昏迷過去。總算防護洞口的法寶飛劍，均是具有靈性的，神物奇珍。妖道看出利害，不知內裏情勢，不敢妄自侵入。但是二人中邪，妖法已有感應，便在外面，加緊施爲，欲令二人，入魔自敗，然後攝取真魂，刦奪法寶，似此相持了個把時辰，二人一個修煉功深，一個根骨深厚，又預服了兜率仙芝。如非邪魔潛侵，祇事前明白，以強力自制遐思，熬過一個對峙，再服去毒靈藥，一樣可以免患。經此一來，真元融會，天地交泰以後，屢毒漸解；祇是邪魔未去，受傷不輕，人在半醒半醉之中，回憶前事，方自驚心。忽聽驚天動地一個大霹靂，打將下來，全洞壁一齊震撼，搖搖欲倒。隨聽外面，風雷大作，霹靂之聲，密如貫珠。二人本是並頭一同臥在榻上，孫毓桐終較清醒，聞聲首先驚覺，想起飛針求援之事，料知來了救星，連忙躍起，覺着周身棉軟無力，一看孫同康和自己，立時醒悟，知是前定，心中一酸，也不再說什麼話，忙嬌叱道：「不知何方道友來此相助，此時必和妖道對敵，你還不起身，隨我出去夾攻。今日不殺妖道，誓不爲人。」孫同康神智也漸清醒，一見心上人，滿面嬌嗔，眉宇之間，隱含幽怨，一雙明眸，注定自己，說到末句，珠淚盈然，似欲下墮。猛憶前事，不由心中一震，愧悔交集，其勢無法分說，紅着一張臉，縱身欲起，忽覺頭暈身軟，微一坐定緩勢之際，忽聽洞外有人道：「次山夫婦，不知如何？全洞均爲寶光封閉，如何走進？好在他昔年故居，已無甚凡，率性將洞頂揭去入內吧。」聲如

洪鐘，方覺耳熱。又有一人接口道：「二哥轉世多年，仍是那等性急，次山夫婦，也許中毒太深，難於行動。又不知來人心意，故未出見。三生良友，無須避忌，待我分光入內便了。」孫毓桐聞言，心中一動，猛想起前生五家夫婦，結盟同修之事，不禁驚喜交集。剛催孫同康一同走出，才到外室，便見寶光閃變，光影分合之間，走進男女四人，當頭一個中年矮胖子，手持一件，形似風車的法寶，發出青，紅，金，白四色奇光，盪開封洞寶光，身後隨定兩個女子，都是身材不高，體貌豐腴，神態嫺雅，似曾相識。末了一個，便是途中所遇，用三足怪蟾，困制妖蜃的白衣少年，才見面，矮胖子便向二人笑道：「我是李清茗，這是令姊孫次嫻，這位是二哥獸王彭勃，和二嫂王蘊華，均是前生良友。大哥齊良與大嫂，上月已然聚首，祇五弟一人，遠在吳中，不久，也將重聚，四弟妹轉世較早，功力精純，必已早悉前因，次山四弟，靈智法力未復，雖尚茫然，但是次嫻，乃四弟今生骨肉，離家多年的二令姊，當不致於不相識吧！」孫毓桐一見來人，果是前生良友，又均夫妻成對，知是定數，也自釋然。忙收法寶上前，互相見禮。孫同康一見孫次嫻，認出是昔年離家出走的二姊，早就心跳，對於前生之事，雖仍不甚了了，但也聽出幾分，忙即隨同收寶禮見，正要敘闊，探詢前事。孫次嫻因孫同康在家行五，仍喚他五弟道：「你二人之事，我今早方始得知，我們前生，五家好友，約定同修仙業，永不渝，早有盟約，此是定數，弟妹何能獨善其身，無須難過。我們來時，妖

道因寶光封閉嚴緊，不明寶鏡妙用，一見持久無功，竟想妄施九天都籙大法，一面行法，暗驅所煉邪魔，由地底繞出山後，破土侵入，一面想將全山震裂倒塌，查見你二人，是否中邪難支，以便攝魂劫寶而去。我們再晚片刻，便難免不爲所傷了。

第六回

此去合雙棲爲有夙願爲盟交深金石
再來成隔世依然前生鶴侶眷屬神仙

妖道邪法頗高，隱形尤爲神妙，幸而二哥一到，便預制機先，恰好三足靈蛛，先除妖蟹，吸有滿腹毒氣，尙未與他本身元丹煉合，未與妖道對面，先將毒氣噴出，籠罩當地，使妖道縱然遁走，也無倖免，再用太乙神雷，擊散妖氛，然後四面夾攻，妖道本不致於慘敗，一則妖法陰毒，自知遭忌，初煉功淺，未免情虛，又不合妄用姦女神魔，見難成功，惟恐魔鬼反噬，急於隱形遁走，剛一飛起，便自中毒昏倒，魔鬼立即回身反噬，身上要穴，全被咬住，精血元神，皆爲魔鬼吸去，原形立現，你三哥再用法寶飛劍一絞，連人帶鬼，一齊消滅。靈蛛收去毒網，邪煙也自盪盡了。」李清菖道：「說來話長，當四弟妹初遇二哥，如不飛走，也不致有此波折，詳情等回洞天莊再談吧！」孫毓桐聞言，慨然答道：「妹子原爲前兩生，魔難太多，想起心寒，以爲我們一盟十人，將來結局一樣成就，照着初意，不過提前兩甲子，却可免去許多苦厄，仙師所傳，恰又是玄門正宗，想等次山，靈智回復，功力已深，再往峨嵋，向各位師長請罪，並與諸兄嫂弟妹重聚，不料定數難移，非人力所挽回，誤中了妖蟹毒氣，竟不自知。加以邪魔潛侵，受了暗算，尙幸能夠轉危爲安，能與前生良友，同修仙業，原是佳事。我想三哥，既定五家弟兄，同居清修，必具宮室園林之勝，妹子武當小隱，原爲先師臨化以前指點，說

次山已然轉世，不久尋來，今生如將白陽真人藏珍得到，使雙鏡合璧，仙業方可有望，也並未說別的。及至前數月，次山果然巧獲藏珍，並蒙朱老前輩，指點尋來。當時本擬早令上路，偏發生妖僧鬥法之事，好些陰錯陽差，中間半邊大師，曾對妹子，兩次暗示。石司三位姊妹，並還力勸妹子，仍是固執前念，結局反累次山，多受險難。先前我尚在怪他，自聽二姊一說，再想起前生之事，與夫妻臨難分手所說，轉覺對他不過，次山此時，不比諸位兄嫂，不特靈智未復，本身更是兩中邪毒，雖然服過仙芝，有無妨害，尙自難言。雖與諸位兄嫂一齊，必無大害，也須照料。反正故居，已無用處，妹子意欲一勞永逸，次山仍隨諸兄，先往洞天莊，妹子折回武當，將臥眉峯故居，送與好友司青瑣，所用侍女，或是遣走，或與青瑣留下，率性一勞永逸，免得日後又去。好在一二日內即可趕回，二姊以爲如何？」孫次嫻笑道：「人非太上，孰能忘情？我們五家夫婦，歷劫三生，受盡艱苦魔難，留滯紅塵，不算今生，已是二三百，還不是情之一字，在此作祟！否則最前一生，仙緣遇合，早成就了。並非次山是我兩生胞弟，有所偏向。但他前生，原爲你延誤仙業，歷經妖邪侵害，受苦最多。他遲轉世好些年，也是爲你。好容易夫妻重逢，你却違約，固然將來仍是合籍雙修，總是背他心願。先聞此事以後，方覺你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？此舉用意，雖然不惡，終是跡近薄情，現在聽你一說，分明前情猶在，祇不過你夫妻，該有這些磨折，以致行事顛倒，固執成見，不到地頭，不肯

回心轉意而已。請想我們五家夫妻，既蒙師恩特許，而乙凌白朱諸老前輩，又復憐念癡情，共議促成其事，使我五家夫妻子女，拔宅飛升，爲神仙傳中，留此一段從來未有的佳話。事早算定，這幾位長老，又是言出必踐的人，你也深知，豈能獨外？實對你說，我們事前，已得乙白二老，說了詳情，意似怪你，故作不情，嚴囑不到時刻，不許先來。你一想就明白了。至於五弟中毒之事，祇九寒沙厲害，比時你原可助他復原，你偏固執，未照仙柬行事，後來仙柬，又現字跡，得知兜率仙芝產處，成見更深，不料剛服芝實，便生波折，蜃毒雖重，常人中上，自無幸理。但他屢世仙根，稟賦不同，又服下這等天府靈藥，如無魔法潛侵，挨過一個對時，邪毒卽爲仙芝靈氣所化，轉有補益。等到了洞天莊，和齊大哥初來一樣，向峨嵋師長，遙拜通誠，閱讀上年所頒仙示，用那靈符神光一照，雖未必當時回復前生法力，必能洞悉前因，一同修煉。等郝五弟夫妻尋來，重往峨嵋，拜謁師長，領取前生封存之寶，功力便非尋常了。我二人久別重逢，甚是思念，本想拉你同返洞天莊，看你仍是前生說了必做的剛直性情，你臥肩峯故居，當有好些侍女，去安排之後，再來聚首也好。洞天莊除各家子女外，尙有不少門人親故，強將手下無弱兵，何不選兩個出色的帶來呢？」孫同康先防愛妻氣苦見怪，本在愧恨，又正和彭李二人問答，雖知都是前生良友，常人終是無法勸說。後聽雙方問答，不特事過情遷，未再噴怪，此去洞天莊，反可重圓舊夢，長相廝守，真個喜出望外。恰值彭勃問話

答完情不自禁，插口代答道：「桐姊原有兩個慧婢，現已收作門人，一名青萍，一名紫燕，對桐姊和我，均極忠心，我犯險往鬥妖僧，便由二女所教，定必帶來的了。」孫毓桐聞言忽然大悟，料定紫青二女，受了石司諸友指教，作成此事，心頗不快。繼一想，自己那麼細心明察的人，祇爲除了妖僧回來，見丈夫爲救自己，中了邪毒，關心過切。後來病起，終日聚首盞桓，一同習練法寶飛劍，竟會忘了查問，可見事前已定，一切均是徒勞。二女受人指教，由於對師忠心所致，略爲尋思，也就罷了。孫同康見他聞言秀眉微皺，想起紫青二女，雖然好意，終是背師行事，並曾叮囑守口，如何說出，方悔失言。忽聽次嫻道：「此事我已略知一二，比時弟妹一意孤行，石司諸道友，力勸不聽，祇得轉令紫青二女，告知五弟，前往應接。青城朱師伯，又囑紀異，不見同弟，不許入陣，紀道友又在途中，因事耽延，同弟到得恰是時候。否則你和周道友，均不免爲九寒沙所傷。固然結局無妨，那虧就吃得大了。紫青二女，背師由於忠義激發，實是有功之人，却不可再怪他呢。」孫毓桐笑答：「那是當然，我祇說他兩句，戒其下次便了。」孫同康心剛略放，忽聽破空之聲，甚是耳熟，孫毓桐喜道：「來人頗似石司二友，待我看看去。」說罷，衆人一同走出。來人遁光，已自飛落，正是石明珠，和司青璜，和紫燕青萍，各人都帶有箱篋提籃之類。衆人前兩生，多與石司二女相識，今生尙是初見，互相禮敘，俱甚忻慰。孫毓桐笑問：「我今日才知落在二姊六妹算中，二位必已早知此事

，故將小徒帶來，又拿這多東西作甚？」石玉珠道：「我因桐妹不肯聽勸，家師又命不許過問，雖知事終無害，到底放心不下，本想另約能手，暗中尾隨，相機行事，日前途遇楊仙子，才知諸位道友，不久重聚，同修仙業，桐妹雖然有險，但非此一舉，夫妻不能團圓。明秋如不同往峨嵋，拜謁師長，以後便難入門，並說今日事完，即應與彭李諸位道友，同往洞天莊。如若中途折回，難免不與敵黨相遇，最好無須折回武當等語。我料你積習未忘，好些衣物，尙在山中，必要回取，惟恐遇上妖邪，又生事故，忙和六妹，趕到你家，向衆一說，紫青二女聽你不歸，固是情急，下餘諸侍女，雖然根骨稍差，俱都靈慧，又隨你好多年，得習吐納之術，深知仙凡之分，平日用功甚勤，滿擬常侍主人，同修仙業，聽我一說，全都痛哭哀求起來。我知你收容他們時，由於一時仗義，將人救走之後，無處安排，又都伶仃弱女，初意帶往山中，暫作侍女，等人長大，稍習武功，女紅，各賜金銀，送往人家擇配，並無久留之念。那知人心向上，常時跪求傳授，你中間中無事，念在相隨年久，略爲指點，他們又堅不捨走，才致延到如今，今春我曾說，最大的年已二十歲。決計在此一年以內，分別遣嫁。紫青二女，已歸門下，我們自可作主，爲你帶來。餘人均非大器，你必不肯再留。無如他們哭得可憐。六妹本要借住你家，作爲別業，將他老親接來，以奉晨昏，那大一片地方，也須人經管。恰好她們，均是熟手，祇得答應暫留，你如仍要他們更好。否則，便算六妹侍女，日後查看各人修爲性

行如何，再爲設法，爲想攔你，並與諸位道友相見，特地尋到此地。你日常應用衣物，已由紫青二女，檢出帶來，準備這裏如遇不上，便去洞天莊尋你了。」孫毓桐料知歸途，必定有事，所以石司二女，迎頭趕來，笑道：「我回去本爲安排他們，就便取些衣物，既蒙二姊六妹代辦，不同也罷。前生至友，劫後重逢，好些話，尙未及說，我們同往洞天莊一敘如何？」齊彭李諸人，也同聲邀請。石司二女，原極仗爽，聞言允諾，衆人立同飛起。那洞天莊，在巫山西北，叢山之中，四外峻嶺崇崗，形勢險惡，外層山多童禿，內裏土脉膏腴，水碧山青，更有大片原始森林，將路隔斷，黑壓壓不見天日，林中并潛伏着許多毒蛇野獸，亘古以來，並無人跡。起初有一條去往江邊的通路，這條路極爲曲折迴環，江邊入口極仄，斷岸千尺，下臨急流，終年雪浪翻花，灘聲如雷，舟船所不能泊，外觀祇是縹道危壁上面的，一個斷崖缺口，危崖壁立，灌木怒生，無法攀援，決看不出隱有一條道路，入口距洞天莊，迂迴三數百里，形如旋螺，歧徑衆多，並有極險所在，人便攀援上到入口崖頂，也難通行過去，這原是昔年莊主李清若夫妻，峨嵋進謁前生師長時，奉命先在川東，覓地隱修。以待前生一盟五友，前往聚合，急切間，覓不到適當所在。長壽縣鳳頂街故居，雖有房舍，已不合用。正在爲難，下山時節，正值先進同門，峨嵋七矮中的，南海雙童，甄良，甄兌，同了二人愛徒，秦嶺石仙王關臨之孫石完，往後山金頂去訪寶相夫人。途中相遇，談起昔年，七矮奉命下山，尋覓洞府，

嘗小南極天外神山，與貴州雲霧山，西南十四洞天，金石谷，兩處洞府，未尋到以前，苦搜各地名山，曾在巫山西部，發現一處，景物也頗幽勝，祇爲地在蜀東，與仙示瀘黔南天偈語不合，並未在意。記得那地方，崖幃屏列，森林環擁，當中平野之上，襟山帶水，勝境天開，土地尤爲肥沃。近西北角，大片平野之上，繁花錦連，山容黛潑，時見珍禽奇獸，往來遊衍。並且地勢幽險，不與世通。久聞師弟，一盟世家戚友：當年曾發宏願，並得師恩允，神仙眷屬，合籍同修，人數衆多，上來又是介於仙凡之間，如將此地，開闢出來，真乃絕妙。不過五位師弟，門人子弟甚多，往來出入，尙欠方便，待我指明途向，你和弟妹，把石完帶了同去。他穿山行石，頗有專長，你夫妻如見合意，便可相度地勢，合他代闢一兩條，通往山外的途徑，就更合用了。清茗夫妻，聞言喜慰，謝諾起身，飛往一看，果然別有天地，景物出產，無不佳絕。清茗最前生，在五人中，雖是行三，兩次轉世，均未改變。但他夙根最厚，仙緣遇合最先，也最得師長期愛，歷劫也多，法力最高，論他前生修爲功力，早該成道，寧甘多受危難魔劫，發下宏願，不特自身妻子，連所交幾家好友，也約在一起，誓欲同證仙業，才致拖延了好幾生。每次轉世，多在五人之前，雖以賦性謙冲和易，始終均採最前生的敍盟行次，但每次轉世，均他夫妻，先入師門，等法力靈智回復，再去開建根本之地，以等衆人轉世，前往會集。無形中，仍是衆中主腦。這時，不特夫妻二人，已過中年，隨同轉世的，子女七人，

也多成長，相好地勢以後，因見土肥物阜，地利無窮，自己終是暫居，便請石完開山。初意祇開一條通路，石完說：「師叔會說要把所有親屬門人，全招來此，他年道成，又須仙去，一條山路，仍不方便，好在不費什事，請由小姪相機而行吧！」清苕一想也對，便留下石完，和下山時，先在解脫坡迎候同往的，一女二子，隨同愛妻孫次嫻，着手興建。自往故居田莊，暗中招集門人親屬，和那長厚忠勤的佃工下人，凡是移居的，都是全家同住，照着指示時地，陸續起身，自帶門人子女先行，到後一看，就這返里安排，十數日內，石完已代開出兩條道路，多是仗着法力，穿山而出。一條竟長千餘里，由西北走，直通陝西鎮巴縣境，因有好些地方，均由山腹中行，並還設下許多阻隔，可以隨意啓閉。一條便在巫山境內，與奉節隣近，此外便是上文所說，那條通往江邊的崖徑，本來就有，但是中多險阻，猿猴所不能渡，原是石完走後，經次嫻母子，無心發現，合力開通出來。本意西北山徑太長，石完一時乘興之作，不便攔他高興，打算走後封閉，以此易彼，清苕盤算了一陣，覺着另外四家良友，不久來歸，師命聽其自來，無法往尋，多條入山路徑，來人自方便些，而這條路，又是千山萬壑，峯嶺迴環，中間通着一洞。最關緊要的，仍是環着當地，這一帶童山危崖，長祇三數十里，開閉極易，儘可聽之，於是便留了下來，當地仍用前生五人同隱的原名洞天莊。清苕屢生世家大族，服用飲食，宮室園林，本極講求，又尋到這等桃源樂土，門人子女，更多年青喜事。山中多

暇，取材又易，不消一年，便興建了好些亭台樓榭，開闢出大片田畝。第二年上，先與獸王彭勃夫妻巧遇，接到莊中，跟着芙蓉劍客齊良夫妻，吃彭勃崔五姑二人先後接往山中。孫氏夫妻再一到，五友祇差一家，算計也快聚首，大家自是高興。空中飛行，無須逕由山路，相隔祇三二百里，晃眼到達。孫石司四人均是初來，方覺前面高崖連雲，峭壁參天，脚底亂山雜沓，無可入目。等一飛越過去，忽見四圍碧城環擁，澗谷幽清，夏屋良田，紛列交錯，到處水碧山清，嵐光欲活，斜陽掩映，時見三五農人，荷鋤歸去，農家幼童，各騎牛背，出沒疎林松徑之間，沿山傍水，橫笛而過，農歌四起，樵唱相聞，空中下視，除向陽山巔水涯，峯腰崖角之上，矗立着十幾處樓臺館榭，雲棧飛橋外，人家并沒見有多少。及隨主人降落，移步換形，時有發現，才看出爲數頗多。祇爲地曠人稀，景物繁妙，因勢利建，別具匠心。屋外大都花樹環繞，不到近前，不易看出，妙在是不論紙窗竹屋，花籬茅舍，全都地無塵污，整潔異常。外景又取得好，不是水木清華，繁花如繡，便是清泉白石，幽籟吟風。主人所居房舍，由山上到下面，共有二十來處，雖多壯麗崇闕，却不帶一點塵世間富貴氣，端的世外桃源，人間仙府，美景無邊，一時也說不完。衆人所去之處，乃北面平地上建的一幢臨湖精舍，地廣數百畝，先是滿地荆榛，灌木叢生，新近才經李清茗的子女門人，閒中無事，修健起來。先在當地，開出一片湖蕩，再在半水半陸之間，建造了百十間臺館房舍，水榭招涼，瓊樓佇月，小山

叢桂，竹徑吟風，本來佳景甚多，觀之不盡，偏巧對面湖岸上，又有一座，高廣數十百丈的，天生崖幃，平地突起，將外面人家田畝，和附近陂塘小峯隔斷。崖左右又多是千年以上的，松杉古木，鉄幹撐雲，森森秀列，這一大片湖蕩臺榭，恰被遮住，越顯得景物幽麗，無異仙居。比起臥眉峯，又自不同。莊中地大人多，散居各處，衆人自空飛墮，並無什人驚異出視，沿途遇上幾個，執禮甚恭。彭李二人，略一含笑點首，便各退去，也未交談。等穿出松徑，到了湖邊，石玉珠笑道：「我以前也常由空中路過，均在左近，想不到下面，竟有這好所在，因其深藏亂山之中，空中飛行，無論往來何處，均不會由這正面山頂當空飛渡，所以多少年來，無人發現，如非李道友來此隱居，山靈有知，當亦叫屈呢！」正說之間，忽聽一聲馬嘶，孫同康對於愛馬雪龍，時刻在念，一聽出是牠嘯聲，心中驚喜，不由脫口喊了聲：「雪龍」。往那嘶聲來路一看，祇見銀光閃閃，一匹白馬影子，掩映湖對面疎林之中，馬背上還坐着一個少年，一路昂首驕嘶，急駛而來，晃眼駛出林外，目光到處，不特那馬正是雪龍，連那馬背上人，也是日常苦念的良友。方自驚喜交集，那馬想是急於要見舊主，竟不繞行湖邊堤路，忽然由湖對岸，飛身入湖，凌波踏水，迎面駛來。司青璜道：「此馬真個性急，這湖岸能遠多少，都等不及，對岸那面荷花，入水時縱得稍後一點，便踏壞了。」孫次嫻道：「此馬委實忠義烈性，自彼人救來此間，日常流淚悲鳴，思念故主，祇爲危崖環繞，難於飛越，我們又禁

他出外，不然早尋去了。」正說之間，那一人一騎，已自縱上岸來，人也下馬。孫同康首先趕過，剛和馬上人，抱持驚喜，馬也趕近前去，頭向主人，不住挨擦，口中低聲歡好，顧馬好，滿肚皮的熱情，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彭勃見狀，笑道：「四弟畢竟情熱，你和大哥，不過良朋久別，中經患難，先前還聽說起大哥在此，並非出於意外，尚且如此悲喜，日內靈智回復，盡悉我五家人的，屢生悲歡離合，以及情分之厚，不要痛哭一場麼！」李清荅也笑道：「嘉客遠臨，大哥尚未見過，我正想命大兒三女，往接五弟夫妻，祇候他二人到來，便全數團聚，前生宏願盟約，終於有望，真乃可喜之事，大家都許多話說，且請同到小波香榭，再作長談！」隨向雙方引見，紫青二女，也向來人禮拜。同時，斜對面疏林中，又走出七個少年男女，最小的約八九歲，大的也祇十四五歲，遙望衆人，恭身爲禮，各歡呼了兩聲爹娘伯叔，並未沿湖趕來，却順對岸，往正面臨湖臺榭一面跑去，晃眼沒入湖濱花林之中不見。主人因來客要看當地景物，陪同緩行，相隔正面樓臺房舍尙遠，玉珠早看出那七個幼童，個個仙根仙骨，資稟深厚，又都那麼英姿秀發，一身道氣。內中兩個小女孩，更如仙露明珠，瓊裝玉琢，雖然久聞這五對夫妻的，屢生修積，和一切前因後果，也是驚奇。一問小孩姓名，才知內中兩個年稍大的，乃彭勃之子彭方，和次子小獸王彭若，餘下幾個小的，俱是李清荅的門人子女。

正說之間，那七個男女幼童，已由前面假山洞中迎出，拜倒在地。石司二女，見湖面頗大，一行沿湖走去，還未走上小半，這些幼童，繞着大半圓圈走來，中間還要繞越許多樓閣房舍，路自不近。剛見他走入隔湖花林，幾句話功夫，便自到達面前，分明已能絕跡飛行，爲見外客同來，不敢當衆炫耀，又急於相見，特借花林隱蔽，暗中飛來。那最小的一男一女，乃主人六子李同，七女李政，宛如金童玉女，更是秀出羣倫，不由得心生愛憐。見正拜倒身前，連忙一手一個拉起，誇贊了幾句，攜着手一同向前走去。邊走邊談，兩小兄妹，聰慧絕倫，久聞武當七女之名，內中女崑崙石玉珠，識見經歷，交遊最廣，法力也高。見對自己垂青，正好就便結納討教，日後在外，也可得點照應。有問必答，甚是得體。石玉珠見兩小，言笑天真，說話尤其討人喜歡，越發愛極。一會，司青璜也覺好玩，捨了主人，湊近身來，隨同一路說笑，除偶向主人應答幾句，俱連沿途景物，也無心觀賞了。那小香波榭，建在正面左側，湖水之上，去岸十來丈，水榭旁邊，石筍如林，大小十餘根，突起水面，有的森如劍豎，有的雲骨撐空，大都六七丈高下，粗細不等。近水一段，多有空隙，湖波均勻如鏡，獨這石林下面，因有幾處泉眼，各挂着幾條瀑布，與伏流互相排盪，驚濤如雪，駭浪花飛，石隙再受波濤衝激，吞吐之間，鏗鏘鏗沓，如協宮商，與瀑聲濤聲，匯成一片清籟。過去又是一片水閣平臺，由一道平臥水上的，朱闌長橋，繞着那叢石林，迴環聯系，但爲石林所隔，遙望長橋臥波

，至石而止，似與陸地，不相通連。石林與右面平臺，離岸較近。石林後面，巨石如鰲，斜露水上，闊不過一二尺，長約五六丈，尾部與岸相接，鰲首高昂。左側鰲腹，離那石林下面曲闌紅橋，才祇數尺。橋本作卍字形，祇添了一小段，便自接上。衆人一路說笑，不覺到了鰲魚背上，見那石林膚色玉潤，並無苔蘚。每根石筍上面，祇大小稀稀落落，各倒生着十多叢蕙蘭之類的香草。偶有二三小松，由石隙中，夭矯盤舞而出，上綴蔦蘿之類，青紅相間，迎風飄拂，襯得白石銀瀑，分外明顯。石頂上面，又各生着兩三株桂花樹，繁枝密葉，正面全被佈滿，水榭四外，又是大片荷花，翠蓋亭亭，高出水面，連那長橋，也被遮去了一大段。水榭佔地頗大，四方一圈玉石平臺，相隔水面又低，吃蓮花一圍繞，萬花如海中，簇擁着一座金碧臺榭，加上玉瀑龍飛，平波浩渺，遠山凝黛，近嶺縈青，環境又是雅曠清麗，直疑瑤島仙居，不過如是。衆人在鰲魚背上，觀賞了陣石林飛瀑，轉向紅闌曲橋之上，全景忽然呈現。初來的人，全都贊妙，孫次嫻知玉珠，得道多年，足跡遍歷海內外，所見仙景最多，也在隨衆稱美，笑道：「石道友仙蹤，遠及遼海，宇內仙山勝域，當已遊遍。此間多半人工布置，不過延款佳賓，用接清塵，也值高明一顧麼？」說時，忽見大小三隻白鶴，由波香榭後，平臺上飛起。到了衆人頭上，長鳴了兩聲，略一迴翔，往湖對面松林中，緩緩飛去。銀羽盤空，凌波倒影，境更清絕，畫圖不殊。石玉珠笑道：「道友不必太謙，我的確走過不少地方，所見美景

也多，大有經綸，祇管靈域天開，多少仍須人力佈置點綴，方能盡美盡善，以我所知，除却靈嶠仙府，與休寧島兩處外，連陷空島，那好地方，都嫌霸氣太重。餘下並非不好，不是各有缺點，便爲主人刻劃過甚，失去天然之美。再不，便具左道旁門中人所居，鬧得烏烟瘴氣，看來看去，祇有貴派中人，最善因勢利建，匠心獨運。不論是什麼境域，一經佈置，自然清妙，各擅勝場，像紫雲宮，和小南極，天外神山，兩處別府，天生奇境，再經多年佈置，景物之妙，實絕仙凡，不必說了。便是鄧八姑，裘芷仙，申若蘭，凌雲鳳，以及孫南，施林，司徒平，諸位道友所居，以前多半榛莽未闢，荒寒幽險之境，一經入居，不久便入畫境。卽以此地而論，當初也祇四山環繞中，一大片茂林原野，和一兩處瀑布水源而已。諸位來此，才祇幾年，便成了這等美景。如比海內外，幾處著名所在，自然不應過譽。中土各異派旁門中的洞府，便找不出這一處來，他們便有此法力，胸中也無此邱壑。妙在是氣象祇管高華，依然清妙，望如神仙宮室，不帶一點塵濁之氣，怎不令人贊賞呢？」次嫻方自遜謝，已由萬花叢中走上平台。同時榭中迎出兩個少年，一名王徵，一名吳桐，俱是清茗門人，接了進去，祇令雪龍，留在外面。水榭廣約十丈，四外軒窗洞啓，甚是敞朗。用具陳設，尤爲高雅華美。李清茗道：「此間均是昔年良友盟交，劫後相逢，各人都有好些話說，請各隨意落坐吧。」隨有侍童，端上茗點瓜果之類，主人稍爲禮讓，便各就座，暢談別况。原來馬上少年，便是芙蓉劍客齊

良，隴西世家，生具神力靈慧，文武雙全，幼年便慕冲舉之術。愛與異人俠士交遊，父母早逝，又未成家，十六七歲便在江湖上走動，因有一身驚人武功，無意之中，得了一口好寶劍，吹毛過鐵，寒光照人，不消兩年，義俠之名，已震關中。他和孫同康，總角至交，這日偶往相訪，談起師父那高本領的人，年已過百，依然不免老死，人生如寄，自己將要出外，遠遊宇內名山大川，尋師訪友。孫同康也有此意，聞言心動，決計同行，留他住了數日，將家事略爲安排，便同起身。因聞嵩洛間，時有異人奇士往來，少林寺和五乳峯兩處，又各隱居着一位師執，意欲先往嵩山五乳峯，尋到這兩位師伯叔，請其指教援引，商定之後，便同起身。這日行抵河南偃師，齊良忽想起城內，住有一家遠親。近聞人言，光景甚是清苦，欲往看望，就便周濟。覓一旅店住下，獨自走去。孫同康獨坐店中無聊，偶出閒遊，到一飯館，飲了點酒，見包子甚好，定做了一籃，準備明日路上食用，剛往回走，便遇幾個盜黨欺凌良善，不由激動義俠天性，出頭打抱不平，盜黨雖被打倒，後來盜首趕來，將孫同康擒去。本意愛他少年英雄，沒有想殺害他。他們的原意，很想收爲羽黨。孫同康世家子弟，人又自愛，怎肯從賊，大罵不降。盜首將他綁困牢內，仍欲迫使降服，明早不從，便下毒手。幸而齊良在親戚家中，聞報大驚，忙趕回旅店，算完店賬，乘夜往救，人地生疏，盜黨人多勢衆，黨羽密佈黃河兩岸，防備又嚴，就將人救出。盜首一發密令，頃刻之間，便傳出好幾百里以外，前截後追，四

面合圍，仍然要被擒回，本是又難又險的事。幸而當晚，得一異人暗助，齊良又足智多謀，一點沒費事，便將人救出，並還設下疑兵之計，一面把敵人引往相反路上，一面盜了敵人心愛的千里馬，並騎飛馳，欲乘天明前，渡過潁水，趕往嵩山，一到五乳峯，便可無慮。齊良天性仁慈，知道那馬不棄去，易被盜黨發覺，一匹好馬，又不忍殺死，便在到達潁水以前，將孫同康放下，想將那馬，騎往遠僻之處放掉，聽其自回，然後趕往嵩山五乳峯赴約，那知盜首，老奸巨滑，追時原是一時急怒，追出不遠，便知上當，立即回轉。因齊良救人時，傷了他的愛子，仇恨更深，立意將人擒回，處死洩忿，連夜發出羽令傳牌，又將信鴿放起，志在必得。齊良身材，在五友中較高，貌相也極英秀，是個美少年，裝束衣飾，均與孫同康不同。暗夜救人，形跡不曾顯露。如不放馬，祇不與孫同康一路，也可無事。因為當地到處都是盜黨耳目，傳牌一下，對於騎馬急馳的人，便留了心。加以往回走時，天已將明，白馬又容易認，齊良正順田岸往荒野裏飛馳，走出也就七八里路，忽聽側崖坡上，有人放起一枝響箭，隱聞斷喝之聲，情知不是什麼好路數，仗着馬行如飛，相隔已遠，天方黎明，晨霧未晞，遙望前面，露色迷濛中，現出一條土峽，峽左面又是一片密林，意欲趕向前去，縱馬入峽，自身却向林內隱伏，等追的人過去，再行相機上路。趕近峽口一看，峽外有一小溪繞峽而流，樹林裏面，還有一所大莊院，遙聞兵刃相觸，譁噪之聲，隱隱傳來，心中一動，改了前念，此外別無

道路，忙卽縱轡，往正對峽口的，石橋上駛去，到了橋前，正要馳過，那馬似受意外驚駭，突然倒退，人立起來。馬跑正急，齊良人又前伏，驟出意外，雖仗武功精純，不會墜馬，也被嚇了一跳。前面空空，又未見甚阻礙。同時馬也四足落地，罵了聲畜生，二次縱轡，那馬祇管昂首奮蹄，身子亂轉，却不再進。那地方乃是橋頭，左面便是那片平林，右側是片三四丈高的黃土崖，由身後一路綿亘而來，直達溪邊，又不見什麼人物影跡，心中奇怪，二次仔細往下一看，原來那馬右前蹄，套着一根柳條圈，條長丈許，一頭是圈，將馬蹄套住，另一頭通向臨溪土崖之後。這還不奇，最奇的是柳條和圈，俱都挨近地面，一任那馬騰踴奮擲，用力亂掙，右前蹄始終抬不起來，和釘在地上一樣，柳條却是鬆鬆的，略爲振動，不似有人拉緊神氣，情知有異，剛縱下馬，想要查看，忽聽林內，喊殺之聲。接連又是兩枝響箭，放向空中，刀光矛影，已然隱約可見。同時回顧來路之上，塵土大作，也有好幾匹馬追來。料知蹤跡已洩，敵人前後追截，危機已迫，不顧再管那馬，忙往橋對面跑去，意欲進入土峽，查看好形勢，相機應付。剛到橋上，忽聽耳側，有人低喝道：「你這娃兒，已然誤入絕地，前進不得，對岸橋側不遠，有一樹穴，可藏在內，暫作旁觀，由我打發這夥毛賊，你不省事麼？」齊良百忙中，回頭一看，原來臨溪土崖之下，有一尺許寬的淺凹，內中側臥着一個穿得極破舊的矮老頭，右手握着一根柳條，梢上挽一小圈，正套在馬蹄之上。這才看出套馬的，便是此老，暗忖

此馬千里名駒，何等健強多力，豈是一根柳條，所能繫住，明是異人無疑。人多忽略近處，所說樹穴，如可藏身，敵人決想不到，必往峽中追趕，反正地理不熟，逃也無用，真被發現，率性與之一拚，就便也可查看此老本領，以免遇上異人，失之交臂。當時觸動靈機，口答多謝大力相助，後輩遵命，立即縱將過去，假作前逃，到了峽口，往側一閃，果見溪旁小坡上有一大柳樹。巨穴中空，可以隱身，內有兩條裂孔，隔溪景物，全可看見，剛入穴藏好，向外窺伺，兩起追兵，已相繼趕到，會合一起，各有一人爲首，一胖一瘦，白馬仍立地上未動，側臥崖凹中老頭，盜黨也未發現，匆匆趕至馬前，內中一人，朝馬略爲撫摸，說道：「我曾見小狗捨馬，往牛王莊入口逃去，那裏全是我們自己人，便不接信號，也不會放他過去。小狗已入死地，插翅難飛，牛老二貪功，不好說話，到是當家的，最愛此馬，必須先分一人，送回才好。」隨有一人，應聲向前，想將馬帶走，那馬仍是後蹄亂登，昂首怒嘶，不肯聽命。盜黨已有數人，待往溪橋駛去，聞得入馬吡吡，嘶鳴之聲，一齊回視，看出馬脚上，套有柳圈，匆促間也沒想到此圈怎會套上，馬蹄和生根一樣，不能抬起。爲首胖子，最是粗野，口說：「怪不得這畜生不肯走，原來脚上，套着東西呢。」隱說，低頭伸手，想將柳圈摘去。手還不會挨近，柳圈忽然自解，柳枝皆似一條活蛇，忽往臨溪土崖，縮了回去。盜黨拉馬分頭要走，瘦子使個眼色，把手一擺道：「別忙，柳條會走路！有多新鮮，莫是有什玄虛吧？」一句話把

衆盜黨提醒，俱當此是逃人所爲，必還藏在近處，仗着地理均熟，立時分出數人，輕悄消往右側土崖上掩縱過去，胖子也自會意，故意說道：「三哥你莫鬧了，崖後就是溪河，一個立足的地方都無，怎會有什麼玄虛？柳條許是被什麼王八羔子啣住，忽然拖走，你也瞎疑心。」口說着話，手中板刀已自揚起，話完，人便縱身往土崖後撲去，胖子原意柳條不會太長，斷定人必掩藏崖口轉角近處，性急心粗，也不想土崖臨水壁立，逃人怎會藏在那裏？並將柳條掣回，自露形跡。滿擬冷不防一發必中，頭剛往前一探，猛瞥見一條黑影，迎面飛來，知道有人暗算，忙舉刀擋，已自無及，刷的一下，正中臉上。當時鼻破血流，一條紫痕，腫起老高，左眼也被打瞎，嚶呀一聲，往後便倒，下餘還有數盜黨，不由激怒，一陣大亂，便要搶上前去，瘦子奸狡，較有心計，早看出胖子前撲時，有一柳條飛起，人便倒地，暗忖一根柳條，怎會如此利害，一面搖手示意同黨，不令前進；一面縱上溪橋，偏頭回看，見那臨溪土崖，高祇丈許，但是上下壁削，底下便是溪流，並無立足之地。祇橋側不遠，有一極淺的崖凹，長約四五尺，深僅數寸，勢又外斜，黃土浮鬆，便猿猴也難寄身其上，當中却躺着一個，穿着破舊，身材矮瘦的老頭，曲肱而臥，一手握着一根又細又長的柳條，枝梢下垂，搭向水上，隱聞鼾聲平勻，睡得正香，一點不像準備爭鬥的神情。瘦子奔走江湖多年，久經大敵，知道越是這等情形，越不是什麼好相與，急切間正想主意應付，盜黨已將胖子扶起，見他左眼珠，已被打

出匪外，臉骨已碎，受傷甚重，敵愾同仇，個個憤怒。一箇分出兩人，將胖子就近送回家去，還剩三人，跟蹤掩上溪橋，都是江湖明眼，一望而知有異，均料老頭假作癡呆，有心作對，內中一個毛包，將手中鐵棍，朝老頭一指，喝道：「太爺眼裏不揉沙子，快滾起來，與我答話；稍有不合，叫你死無葬身之地。」老頭仍睡他的，連理也未理。瘦子見那崖凹，又淺又窄，勢更斜溜，老頭身子和黏在上面一般，分明內家功夫，已到出神入化境界，區區一根柔細柳條，將胖子打得那樣重，而柳條並未彎折，這等異人，如何能與動手？無奈同黨話已出口，方覺要糟；及見老頭酣臥未理，立時乘機打個手勢，搶向前面，把手一拱，說道：「朋友，你我素無冤仇，何事為難，請起一談如何？」老頭忽然醒轉，眯縫着一雙小眼，望着瘦子笑道：「你說我無故為難，那麼昨日那兩個人，和你們這夥毛賊，有什麼冤仇？苦苦尋人作對，是何緣故？我老人家，今天在此垂釣，魚未釣着，忽然睡去，適才夢見一夥毛賊，追一少年，我氣不服，將柳條一甩，好好一尾大鯉魚，也被失手甩落水中，醒來便見你們，我氣正大着呢。趁早夾着尾巴，滾爬回去，我自尋你賊頭算賬，你們還可保得殘命。否則我不比別人好說話，那你們的罪，就受大了。」矮子見老頭越說越有氣，知非決裂不可，情知不是敵手，無如當着同黨，情面難堪，心方愁急，對方話未說完，忽聽身側同黨，同聲怒喝，有的已將手中鋼鑪弩箭，朝老頭打去，緊跟着又是同聲怒吼，紛紛倒跌在地。另一面由崖前繞過過去的盜黨，

已由四面兜抄，掩到崖上，也在此時，倒了一大片，心中大驚，細一察看，原來羣賊所用多是連珠暗器，就在這鏢弩橫飛，寒星如雨，老頭話快說完，忽把低垂水中的柳枝，隨手往上一揚，柳枝上帶起的水珠，便隨同四下飛濺。說也奇怪，那指頭大小的水珠，日光之下，看去竟和粒粒晶丸相似，打在兩起盜黨頭臉之上，當時開花，皮破血流，有幾個受重傷的，竟自痛暈過去。除兩三個稍爲落後，不曾臨崖俯視的，全都受傷不輕。羣賊一陣大亂，瘦子首先高呼風緊，把手一揮，望來路撥頭便跑，剛下溪橋，耳聽身後老頭喝道：「你這滑賊，也須帶點記號回去，從此改悔，還能保全狗命。」心方驚慌，一陣疾風，忽由身後吹來，覺着耳畔一涼，一摸左耳，已然不見，摸了一手鮮血，不由亡魂皆冒，隨同衆盜黨，槍扶傷暈諸人，鼠竄逃去。齊良藏在對岸，柳樹穴中，看得逼真，見老頭本領，如此高強，驚喜交集，知是異人相助，事決無礙，惟恐事完人去，失之交臂，不等盜黨逃完，立時趕出。剛上溪橋，眼前人影一晃，老頭已在對面，含笑而立，連忙拜倒稱謝，請問姓名。老頭笑道：「你那朋友，因渡潁水，被盜黨看破行藏，我尚須前往一行，你們嵩山所訪的人，並無補益，你二人暫時也無須再見，他已有人指點，去往武當山，重圓舊侶。你與他一樣，也有夙世盟約須踐，可持我柬帖，照上開路徑，經由陸路入川，自有奇遇。等孫同康尋來，五友重逢，便可同修仙業了。」齊良看出老頭，將有行意，忙即拜問：「老前輩貴姓。」老頭把眼一瞪喝道：「叫你這麼辦

，日後自知，問這閒話，有甚用處。前途毛賊甚多，你非其敵，我尙有事，不能顧你，不照我路走，遇上送命，悔無及了。」說罷，人影一晃，便即無蹤，齊良知道此老，定是仙俠一流人物，驚喜交集。再看柬帖密封，外註開視日期，與所取途徑，竟是連日來路，祇不經過盜窟門外。若換常人，必不敢如此走法。齊良一則藝高胆大，又目睹老頭好些奇跡，心生信仰，看完便照所說上路。因知盜黨，在當地勢力甚大，廣有貲財，官府多與勾通，並也不敢違忤，雖然好兔不吃窠邊草，本鄉本土，輕不作案，白晝殺人，決無人過問。但是沿途，到處都是盜黨，及其耳目。老頭先前又傷了不少他的徒黨，行時也頗情虛，那知竟無所遇，安然走上偃師城外驛路大道，往洛陽陝州一帶進發，心急行速，又是日行千里的脚程，由早起程，除却途中打尖，並未停留，傍晚行近洛陽，離城不過六七十里，對於老頭所說，越發心安信服。便在鎮上，尋一客店住下，日夜奔馳，不免疲乏，料知前途不會有事，晚飯後安然就枕。這一睡覺過了頭，直到次日中午，方始起程，路上遇一江湖中人，談起昨日盜首手下徒黨，由闖鄉城外，劫了一批客貨，中有一宦家之女蘇筠，同叔扶柩回籍，隨那一批客貨，結伴同行。因貌絕美，被羣盜殺死其叔，將人擄來，獻與盜首狗子爲妻，正在強迫應諾，忽一姓白的矮老頭，登門尋事。說所劫女子蘇筠，是他一個姓齊師姪未過門的妻子。乃叔爲人奸詐，死有餘辜，他並不管，祇是此女，却須交他帶走，送與姓齊的完婚，曉事的快將此女，連同所劫金銀獻

還，將兇手交出，聽其懲治，下餘盜黨，還可從寬發落；否則，全數休想活命。盜首師徒黨羽，不下百人，奉派在外的，尚有多人，不在其內。多半俱是江湖上成名人物，平日縱橫黃河上下游兩岸，人多勢衆，凶威遠震，如何聽這一套，聞報全都大怒，立有數人奔出，先未把來人放在心上，出來一看，門外盜夥下人，因憤老頭話太強傲，紛紛喝罵動手，已倒了一大片，越發怒火上攻，拔刀就砍。那知老頭，本領大得出奇，哈哈笑道：「我今日本想稍爲從寬，無如你們這班狗盜，惡貫滿盈，祇好爲世除害了。」說時也未怎動手，上去的人，不論多少，挨着一點，多半倒斃。一任刀槍並舉，鏢弩齊飛，眼看打在老頭身上，微聞一片極細密的金鐵交鳴之聲，休說人未受傷，連所用兵器，也祇剩了半截，甚或不見。祇老頭身側地上，散了好些碎鐵屑。而動手的人，不死必帶重傷，盜首法令素嚴，無一敢退，除幾個重傷殘廢的外，幾無倖免。直到盜首率領餘黨趕出，見狀又驚又恐，一面放起信鴿，發出緊急信號，向在外徒黨報警；一面率衆拚命。那知老頭是個異人，因有兩個精通法術的飛劍好友，恰在事前來到，見老頭除刀劍不傷，同黨上去，挨着便倒之外，別無異處，心仍自恃。那知所恃爲後援的兩人，一個與之同出，見面便將飛劍放起，跟着施展法力，發出大片烈火黑烟；老頭竟不在意，一伸手，先將劍光接去，兩手一搓，便成了一把鐵屑，撒向地上，揚手又是一片金光，火燄全消，人也被他殺死。另一個法力較高的姓史，聞說來了強敵異人，跟蹤追出，見面認出那

老頭，便是昔年遊戲嵩洛間的，有名異人，嵩山二老中的追雲叟白谷逸。當時拜倒在地，那裏還敢動手。總算對方手下留情，未與爲難，祇罵了兩句，便負愧逃走。盜黨一聽對頭，竟是仙俠中最有名的人物，已然隱跡多年，不聽說起，忽然尋上門來，回想平生惡跡，料定凶多吉少，心膽皆裂，忙打暗號，令衆盜黨，分途逃命。因知身是罪魁，必難倖免，竟妄想殺死蘇筠雪憤。誰知衆盜黨，除有限兩人，和門外受傷諸盜，似是老頭有心放走外，全被定住，不能行動。祇盜首一人，剛逃到裏面，舉刀要砍蘇筠，忽一白髮美婦，自空飛墮。手指處，盜首父子同時畢命，隨即高聲說道：「白道友，你殺了這多毛賊，不連累左近居民麼？」老頭走來，笑答，「附近人家，多與狗強盜，勾結來往，吃點苦也應該。姑念無知，爲勢所迫，我自有的處置。道友可將此女帶往蜀東，與其前生丈夫相會，同在洞天莊修道，請先行吧！」老婦隨將蘇筠抱起，道聲再見，一道金光，向空飛去，晃眼無蹤，跟着一聲雷震，全莊火發，房屋齊坍，不消片刻，全成灰燼，老頭也不知去向。從來失火，燒得也無如此快法，事後查看，一片劫灰，不見一根殘骨，羣盜諒被火化。可是盜窟中，好些無辜婦女，均在火發以前，被一種風力，刮出火場，無一死傷，身外還堆着好些金銀衣服。這些婦女，已經當地老成人，各自送往故鄉。橫行黃河兩岸的劇盜，就此消滅。齊良問出那老頭形相，正是昨日所遇異人，細詳前後語氣，好似含有深意。所說姓齊師姪，不知是否自己！祇蘇女從未見過，自己更無室家之

想，又覺不對。心中奇怪，可惜東帖未到日期，不便開看，斷定此行，必有奇遇。聽完前話，便往前途進發，進了潼關，取道長安，過大散關，經金牛嶺，褒城等地，由秦嶺亂山中入川。因俱山僻小路，山高路險，往往行數百里，不見人烟，仗着藝高膽大，又斷定仙人之言，決無差錯，雖然受盡艱難辛苦，絲毫不以為意。一路山行野宿，除沿途勞頓外，且喜無事。這日行經川陝交界，深山之中，因在來路，問知前途，再有數百里山路，便到達東帖上所說的白象崖。到後二日，便可開視東帖，心中一高興，又當中旬月滿之時，天色清明，連夜趕去，看到後有何奇遇。那知這一帶，本是南棧道盡頭，順驛路走，尚極難行，何況所行並非正路，走出才三數十里，便見危峯刺天，峭壁前橫，深溝大壑，冥杳無際。那最險的地方，孤懸山半，跬步深淵，並無羊腸，惟有鳥道，簡直無路可通，必須攀蘿援藤，虎躍猿附而渡，端的奇險非常，微一疏忽，便有粉身碎骨之憂。更有森林蔽日，叢草沒脛，往往一二十里，不見天光，穿行其中，最易迷路。齊良雖然武功高強，身輕力健，似這樣竄高跳矮，上下飛馳，時候一久，也覺得力倦神疲，飢渴交加，無奈荒山野徑，四無人煙，祇得就道旁山石坐下，取出乾糧，飽餐之後，略為休息，覺着體力漸復，稍事結束，重又上路。又行十餘里，因所帶水壺，適才飲盡，想尋水源，將水裝滿，就便尋覓存身之處。一看前途地勢漸平，山脚下似有一條溪澗，連日山行，知道這等地方，每有三兩家採藥和打獵為生的山民居住。暗忖先沒想到這條山

路，如此難行，路上曾經發現好些猛獸腳印，又是熱天，蛇虫甚多，夜臥岩洞樹坳，均易遇險，能尋人家借宿最好。否則，祇有拚受勞苦，月下趕路，以免睡熟之後，爲蛇虎所傷。忙往左側趕去，到後一看，果有一條小溪，水已乾涸，只溪中心，銀蛇也似，蜿蜒着一道細流。這類渴溪，水多有毒，如有人家，也在源頭左近，便緣溪尋去。行約三數里，到了盡頭峭壁之下，水流漸寬，細查來源，就在對岸樹林之中，沿着一片斜坡，直瀉下來，注入溪中，泉粗祇得尺許，水勢頗急。料知水源不遠，越溪而過，回顧暮靄蒼茫，暝煙欲合，落山斜陽，由身後反射過來，前面一片高林，全被映成了暗赤顏色，遙望林中，紅牆掩映，似有梵宇，心中一喜，立即飛步往林中跑去。那林多是數百年以上的老樹，夏木陰陰，甚是濃密，齊良因山形險惡，地太荒涼，好容易發現廟宇，可以投宿，林又高大，匆匆未暇查考，祇是往裏便跑。入林不遠，忽聽右側古木濃蔭之中，瑟瑟作響，雜以噓噓之聲，目光到處，瞥見一條，一丈多長的毒蛇，張開飯碗大口，吐出尺長紅信，已自當頭竄到。那蟒兩頰奇大，通體彩色斑斕，身長約有一丈三四，後半身緊盤老樹幹上，本是隱藏濃蔭之中，微微探頭朝外，想要吞吐林中歸巢飛鳥。忽見人來，到口之食，如何肯捨，立時掉頭向下，箭一般朝前射去，相隔不過數尺，如換別人，絕無生理，幸而齊良心靈眼快，應變神速，所佩芙蓉劍，又是吹毛過鐵的利器，一聽響聲有異，便知樹上蟲蛇之類惡物，脚底一墊勁，倒退出去，同時嗖的一聲，寶劍

出鞘，那蟒對面竄來，勢甚迅急，恰巧迎個正着，吃齊良左半身，往右一偏，避開來勢，反手一劍，用力往上揮去，寒光過處，蟒頭迎刃而斷，飛射出去老遠，撲的一聲，墜落地上。蟒身負痛，猛縮回去，頭腔中鮮血，似泉水一般湧起，灑得遍地皆是，腥穢難聞，且喜躲避得快，衣服行囊，均未沾染。經此一來，生了戒心，覺着林中既有廟宇，怎會有這類毒蟒盤據，於是便留了神，不敢似前冒失，就着殘陽餘光，一路戒備着，往前走。到了盡頭，果是一座廟宇，祇是滿目殘破，山門歪倒一旁，除廟牆尚有大半存在外，內裏殿宇房屋，也多倒塌穿漏，分明荒廢多年，久已無人住持。那水源却在廟旁山岩之下，泉源乃是一個數尺寬的石穴，離地數尺，並經前人，就石形鑿成一個龍首，水源並不甚旺，入口清冷，知是無毒甘泉。將水壺盛滿後，因林中並無他異，毒蟒似只一條，龍首下面，有一蓄水石槽，甚是長大。連日冒暑奔馳，已有二日，不曾洗浴，身上汗污積垢甚多，難得有此現成浴盆，正可洗他一個痛快，便將衣服脫去，就着石槽洗浴，果然舒適，涼爽非常，心中爲之一快。爲防萬一，洗時寶劍放在身邊，隨時都在戒備，直到洗完，並無什事，山行月餘，心忙趕路，有時祇就沿途溪水山泉，略爲洗滌，從未洗過這樣好澡。又當天熱，力乏之際，一貪涼爽，未免多耽誤了些時候，洗完天已入夜，山中天色，陰晴瞬變，一會功夫，雲起風生，山月潛形，天色驟轉陰晦，跟着雷聲隆隆，下起雨來。齊良以爲這雨一定不小，荒山雨夜，如何能行，便往廟中避雨，

仗着行囊中，帶有自運巧思特製的，如意孔明燈，乃魚皮所製，可以摺疊起來，不畏風雨，專爲夜宿荒山，途中遇雨之用，便就殿廊下取出，將自製耐燃堅燭點上，順走廊四下查看，本想找一完整避雨所在，坐待天明，雨住再走。先見東廂房，似較完整，過去一看，室中空空，祇地上面，墳起兩個高大土堆，土氣腥穢，觸鼻欲嘔，不願入內，忙即縮回。退時，似見靠右壁角土堆上，棺蓋外露，因室中臭氣難聞，忙着退回，也未看真。正殿比較乾淨，更有拜墊，略爲打掃，可供睡臥。祇是黑暗異常，上有漏縫，陰雨不大，風急勢斜，居然未濕。祇是上蒙棉布之類，多已腐朽，灰塵甚多，就着燈光用劍一撥，隨手而起，下面竟是長方形的整塊木墩，移向殿角無雨之處，陰雨蟲多，見了燈光，紛紛飛撲，覺着惹厭，便將燈懸殿柱之上，自坐暗處。剛一落坐，忽聽狂風大作，沙石驚飛，林木蕭蕭，聲如潮湧。仰望殿頂裂縫，已見天星，時有浮雲飛渡，淡月朦朧，若隱若現，雷聲也止，知道雲雨已被大風吹散，轉眼天晴，月耀中天，即可起身，無須在此陰森荒涼，令人憂疑之地，枯坐待旦。正打算稍用一點飲食，少時乘月上路，因聞噉噉之聲，起自東廂，又聽到虎嘯猿啼，和一種從未聽到過的，怪獸怒吼之聲，遠遠傳來。荒山深夜，入耳分外可怖，令人聞之心悸。因覺爲數甚多，少時難免路遇，心中躊躇，祇顧側耳遠聽，略一分神，便把先入耳的東廂異聲，忽略過去。方想單人獨劍，這多猛惡之物，如何應付。偶一回顧，左側破窗外面，忽有兩點碧光閃動，疑是猛獸

來犯。定睛一看，不由嚇了一跳，原來窗外，站着一個怪物，那東西生得身高丈許，形如僵屍，突顴高顴，塌鼻凸口，獠牙外露，瞪着一雙碧瞳，兇光閃爍，不住流轉，周身瘦骨稜稜，通無點肉，滿生綠毛，長約寸許，倒立若針，兩條瘦長的手臂，宛如鳥爪，形態穢惡，從來未見，站在窗前，正對燈光，伸出雙手，作出攫拿之勢，忽又昂頭聞嗅，彷彿聞到什麼氣味，探頭窗內，不住張望，齊良人坐暗處，前有燈光，本來難被發現，料是山魃夜又一類鬼物，初次相遇，不知能敵與否？方自按劍設備，心中驚異，急切間，尚不知如何應付？忽然雲破月來，星光下映，由殿頂裂縫，斜射下來，正照在齊良身上，那怪物乃是積年僵屍，本就聞出內有生人氣味，一見有人，一聲怒吼，急於攫人而噬，竟連門也未進，祇將雙臂一分，一片吶吶亂響，斷樞齊碎，斷檻破門，立時倒塌，大瓦，殿瓦受了震動，紛紛下墜，碎落如雨。齊良這時如與對敵，寶劍鋒利，原可得勝，見那僵屍，如此猛惡，恐非其敵，恰巧殿頂裂縫，寬約五尺，離地不過一丈多高，心中一慌，縱身一躍，立由裂縫中穿出，上了屋頂，隨手取出身邊弩箭，照準僵屍兇睛射去。僵屍一下撲空，正往上縱，這一箭正中左目，深陷入骨，負痛情急，暴跳如雷，一聲厲吼，二次跳起，往上便抓。無如身子僵硬，縱不高，齊良二次箭又射下，吃僵屍用手一擋，便自反振回來。齊良看出他，身堅似鐵，除雙目外，箭射不進，方自心驚，僵屍見人，高踞屋頂，發箭下射，越加激怒，急得連聲厲吼，屋瓦皆震，手抱殿柱，奮

力一扳，殿宇本已殘破不堪，那經得起這樣一扳，合抱粗的殿柱，立被扳倒。半邊大殿，連同殿頂磚瓦樑棟，一齊嘩啦啦坍塌下來，這時大風已住，月朗星輝，山林清景如畫，那先前猿虎怪獸，吼嘯之聲，也由遠而近。齊良一心專注下面，未怎留意別處，一見僵尸抱柱力扳，脚底殿頂，已在搖撼，知要坍塌，連忙就勢一墊勁，黃鵠冲霄，縱身而起，凌空化作一個飛燕穿雲的招式，望殿側面土坡上縱去。縱時，瞥見殿宇坍塌，磚瓦紛墜中，一根大樑，正壓向僵尸身上，未及看真，人已變招，落向坡上。剛剛到地，遙望前面平野上，大片樹林茂草，正是先聞嘯聲來路，方覺吼嘯越近，心中一動，月光照處，忽然發見前面樹林中，煙塵滾滾，高出林表，時見一團黃影，似星丸跳擲，隱現無常，急馳而來，知有大羣猛獸，快要趕到。再看地勢，土坡盡頭，是座危岩，身後是那破廟，不禁吃了一驚。暗忖那僵尸，雖然猛惡，除却身堅力大，不能跳高縱遠，好似無什伎倆。這不知是什麼猛獸，看那塵土，爲數甚多，跳得更快，人那有如此長力，一被追上，必難應付。此時除了退回原路，還須避開僵尸，縮向廟前，穿林出去，覓地藏躲，便須在獸羣未到以前，由下面野地，逃往右側危峯峭壁之上，或可脫險。心念才動，猛覺身後紅光照耀，連忙回顧廟中，忽然火發，僵尸雙手拿着丈多長的殿樑，由磚瓦堆中，冲烟冒火，縱身而起，怒吼來追，已離身後不遠。本就胆怯，再見僵尸手中斷樑橫掃中，一二尺粗的樹木，竟被連排打斷了四五根，神力委實驚人，這般長大樑木，手中一

口短劍，難以迎敵，更恐兩下相持，被獸羣趕上，更難脫身，只得急急匆匆往下縱去。正往右側峯岩飛跑，意欲攀援上頂，躲避一時；那知兩地相隔，有三數十丈遠近，獸羣來勢甚快，內有怪獸，行動更是神速，另一面，僵尸也緊緊追來，就這將到未到之際，對面獸羣奔馳，激起來的塵烟，已似旋風般，在深草中湧起，相去祇有一箭多地，獸蹄踏地之聲，震得四山原野，皆起回音，野草深密，雖未看出來的是何獸類，草裏已有大小數十團紅藍各色的亮光，不住隱現，大片野草，隨着星光閃爍，宛如驚濤駭浪，接連起伏，疾捲而至。知那紅藍亮光，便是野獸兇睛，眼看撞上，心方一驚，一面飛步急馳，一面握劍戒備，猛又看見深草裏，飛起一條黃影，那東西形如猩猩，身材高大，雙臂特長，目光如炬，兇芒遠射，週身黃毛，油光水滑，腦後一蓬金髮，又長又亮，飛將起來，凌風飄拂，根根直豎，月光之下，週身閃動起千萬點金星，一縱起便懸身空中，凌虛御風，雷駛飛來，兇眼便到頭上，知非人力所敵，情勢危險萬分，剛把寶劍，護住頭頂，往側避閃，一陣疾風，已自頭上飛過。怪物並未下撲，同時人也縱向一旁，腳剛落地，便聽身後，一聲慘嚎，百忙中定睛回顧，那僵尸已被怪物當頭一爪，打跌在地，怪物也自落下，抓起僵尸兩腿，一聲怒嘯，兩臂一分，撕裂成大小兩片，才知怪物，爲那僵尸而來，身雖脫險，但是那麼利害的僵尸，被怪物一抓即裂，如此猛惡，豈是人力所能抵禦，又能凌虛御風，行動那樣神速，如若有心爲難，絕難免死，同時那羣野獸，也紛紛

趕到，多是虎豹野牛之類，內中還有兩三隻，從未見到過的猛獸，大半形態猛惡，目光電耀，利齒森列，血口若盆，方自按劍驚惶，獸羣已將四面圍住，蹲踞在地，也不向人撲咬，祇把人困住，稍一行動，立即同聲怒吼，作勢欲起，齊良看出獸羣，似無惡意，祇不令其離去，不知何意，心中奇怪。繼一想，仙人曾說入川不遠，當有奇遇。這類野獸，個個兇野，見人不犯，必有原因，心中略定，再看猴形怪物，已不知去向。先因獸兇野，恐其犯性，尚有戒心。嗣見略一轉動，羣獸誤當自己要走，定必同時起立，厲聲怒吼，揚爪欲撲，但祇威嚇，并不真個來犯，見人不動，隨又伏地不動，仍回原狀，有的更擺尾搖頭，意頗親暱，才知祇不行動，便可無事。心想這東西，遇上三兩個，已是難當，何況七八十個之多，更有怪物爲首，逃也無用，祇一激怒，立被抓裂粉碎，轉不如放心大胆，聽其自然，也許仙人所說奇遇，由此而起。心念一動，瞥見獸羣中，有一小虎，身材比藏狗大不多少，在獸羣中，雖是最小，但其形態，却其威猛，尤奇是虎毛多半花黃，此獨通體純黑，烏光油滑，映月生輝，除頭上有幾條白色花紋，口具白鬚，宛如銀刺外，更無一根雜毛。這等黑虎，從未見過，覺着好看，便多看了幾眼，那虎見人看他，便將尾連搖。齊良心中一動，暗忖似此相持，幾時方可脫身，人獸言語不通，吉凶莫卜，久聞黑虎通靈，何不試他一試，知道自己，稍爲走動，獸羣必起撲咬，無法向前，便朝黑虎說道：「我齊良生平無過，現奉仙師追雲叟之命，入川訪友，路過此

地，被你攔阻，不知何意？彼此言語不通，現在天色將明，急於上路，你如通靈，解得人意，便請過來一談如何？」說時，把手一招，黑虎竟似會意，起身搖尾走來，到了身前，向人昂首仰望，虎尾輕搖，態頗馴善。齊良試再伸手，撫摸虎頭頸上的黑毛，黑虎毫未抗拒，反把虎頭，伸向齊良腿間挨蹭，宛如家犬見了主人，甚是親熱。齊良越料沒有惡意，一面撫弄，口問道：「你們如不爲難，便請點一點頭示意。」黑虎聞言點頭，齊良又問：「既不爲難，爲何不令我走。」黑虎便把左爪揚起，朝來路抓了兩下，隨又輕含齊良衣角前扯。齊良笑道：「可是有人，要見我麼？」黑虎點頭，齊良方問：「你主人是否修道之士？」猛覺右股間，被一帶毛的東西，碰了一下，回頭一看，乃是一隻紅虎，身材與黑虎一般大小，祇是目作金光，比起黑虎，似更威猛，拖住一條長尾，輕悄悄由身後掩來，當此許多猛獸，環伺之下，突然發現一隻老虎，由後襲來，不免心驚，往側閃了一下，隨看出紅虎，祇向身邊挨蹭，和黑虎一樣，意在討好，心方一定，黑虎似怪紅虎，不應這等舉動，一聲低吼，縱身一爪打去，紅虎不服，也怒嘯發威，回爪便抓，轉眼鬥在一處。齊良看出二虎，爲向自己爭寵而起，笑喝：「你們不要爭鬥，我還有一話問你們。」二虎居然聽話，互相低吼了兩聲，走向齊良兩側，踞地而坐，仍各伸頭挨擠，向人獻媚。齊良正要問話，忽見一道白光，由獸羣來路，長虹經天，飛駛而來，晃眼到達，落到面前，現出一個白衣少年，生得豹頭環眼，貌相英武，身前還跟着先前

所見怪物，見面便即下拜，笑道：「大哥！小弟彭勃，早知大哥不久要來，以爲總要過了明日才到，也曾命金猱與紅黑二虎，同所帶獸羣，隨時留意，如遇生人入境，速即歸報。昨晚有一花豹，爲前面破廟中僵尸所殺，猱虎請命，來此除害報仇，走後不久，有一前輩女仙崔五姑，親送大嫂，往三弟建洞天莊。才知大哥四弟，俱都轉世不久，形貌名姓，俱已更改，又知受有白師伯指教，人在途中，已離洞天莊後山祕徑不遠，恐虎猱等，見來人與我所說不符，因而錯過。雖然大哥仍要尋到，但這一帶，洪荒未闢，古無人蹤，沿途毒蟲猛獸甚多，山魃木魅，時有發現，大哥靈智法力未復，難免不受虛驚。正與三弟商計，分頭來迎，不料大哥竟在到前，將路走岔，金猱歸報，所說年貌，雖和大哥前生：好些不同，但是那口芙蓉劍，仍是當年故物。我聽說來人寶劍，不似尋常，雪亮中帶着淡紅顏色。又想起此山，祇有我們新開的祕徑，中間分隔着許多山洞，到處亂峯插天，絕壑無地，更有大片森林，數百里不見天日，休說素無人跡，外人到此，也無法通行，料定除了大哥，決無二人，忙趕了來，請至莊中再談罷。」齊良見了那少年，看去甚是眼熟，直似久別重逢的至友，親熱已極，偏想不起那裏見過。對於所說，先頗茫然，又是說個不完，無法插口。後來細詳語意，彷彿前生，原是最至友，隔世重逢神氣。因少年似比自己年長，接口問道：「小弟曾奉仙示，說是一入川境，便有奇遇。彭兄飛仙劍俠，又能役使神獸，道法可想而知。適聽口氣，好似小弟前生，曾附交末，

祇爲夙因已昧，莫測仙機，可能明示麼？」少年笑道：「我還是前生心直口快性情，屢生良友，劫後重逢，一時心喜太甚，祇顧一人說話，忘了大哥，比小弟轉世遲了數十年，靈智尙在禁閉期中，前生之事，自是茫然，此地荒涼，不是講話之所，五家弟兄眷屬，不久團圓，三弟夫婦，轉世最早，前生子女，也都團聚，洞天莊乃他夫婦興建，本想來迎，因有一位老前輩，忽然來訪，正在陪侍請教，連幾個小兄妹，都被那位老前輩喚住，不曾同來。日後大哥也是莊中主人，白師伯仙示中所說的，也必指此，大哥前生居長，三弟雖然得道最早，但他堅持前生長幼行次，見時也無須客套，你我回莊，與三弟夫婦相見，再行詳談吧。」齊良雖不知前生因果，因與彭勃，一見投緣，心中說不出的一種喜慰，見他詞色那等誠懇，料定不差，含笑應諾。彭勃笑道：「大哥此時，雖無法力，終是仙根仙骨，異於常人，且由小弟扶持，一同飛去吧。」說時，星殘月墮，涼風吹衣，遙想遠近羣山，矗立暗影之中，靜蕩蕩地，到處煙籠霧約，淡月迷茫中，東方天邊，已現出一痕曙色。金孫同了獸羣，似知主人，御空飛行，追隨不上，已當先往回路馳去。彭勃左手扶着齊良脅下，右手一揚，二人立被一道白光湧起，往前飛去。到了洞天莊前，李清若夫妻，剛將先前來客送走，正要率衆來迎，二人已白飛落，互相見禮，同去莊中一看，李清若已爲齊良備下一所精美的樓舍，當備筵接風，互談前後因果，齊良才知道自己前生姓李，與彭李二人和今生改名孫同康郝子美的，一共五人，彼此志

同道合，結爲異姓兄弟，因都樂善好施，行俠仗義，兩李閱閱名家，簪纓世胄，家中廣有資財，文武皆精，心志恬淡，偏又都是性情中人，每人均有一個愛妻。夫婦情厚，所生子女，俱都文武雙全，聰明孝友，大有父風。先是分居各地，三十歲後，二李首先看破世情，全家隱居深山之中，仗着靈心巧思，開建出大片田莊房舍，土地既極膏腴，園林設備，尤爲精雅華美，落成之後，將彭孫郝三人全家，招來同隱，始而祇想嘯傲山中，享受清福，不問世事，住了兩年，五人每遇到佳日良辰，必定集合五家眷屬子女，飲酒賞花，開筵爲樂。那日天氣特佳，花開又盛，五人都是喜聚不喜散的習性，由早起遊樂到晚上，幽賞未已，高談轉清，月上中天，興尤未倦，兀自不捨歸臥，談着談着，忽覺遠近笑語聲寂，不似先前熱鬧。回顧山月西斜，天已深夜，所有子女親屬，俱已散去，祇剩五雙夫婦在坐。李清茗剛有一點感覺，猛瞥見東南天空密雲中，有幾道金蛇，閃了兩閃，隨聞雷聲殷殷，山風大起，天際烏雲，急如奔馬，隨風湧來，一晃便將天遮黑了大半邊，星月隨即隱耀。山中氣候無常，知道要下大雨，四面一看，那環繞席前的，愛女佳兒。俊童美婢，固然零散殆盡，而方才的月色花光，笙歌處處，盛筵羅列，酒美茗香，到處笑語騰歡，繁華快樂景象，轉眼之間，也都成了陳跡，天上是陰雲低覆，狂颺鳴空，走石揚塵，樹聲如嘯，偶然一個電閃，照得樹上繁花，紛紛吹墮，落花無主，行委泥沙，祇剩幾片殘紅，猶綴空枝，穠豔天香，一時俱謝。各人面上，也都帶着

驚懼愁悶容色，無復先前豪情勝概。再看門內廣廳，幾盞明燈，吃狂風一吹，也是殘焰幢幢，昏燈欲滅，全是一片悽涼愁慘景象，越覺盛極易衰，聚散無常，人生百年，直如夢寐，想起五家良朋，連同兒女親丁，個個情深意厚，老少上下，一派祥和，從無一點爭執，又同隱居在這等世外桃源，人間樂土，所闢田業，又極富厚，不是春月秋花，登臨選勝，便是夏雨冬雪，遣暑消寒，遇到令時佳節，美景芳辰，還要特張盛宴，賭酒吟詩，弄笛吹簫，吹花擊鼓，人人笑口常開，端的樂事無窮。如能常共相保，休說人世上的王侯將相，便天上神仙，也未必有此快活。無奈韶華易逝，盛時無多，人生如此短促，就能活到百年，也是有限時光，何況七十古稀，人皆老醜，體力衰憊，已異當時，可見及時行樂，祇有中間二十多年，還不是晃眼即過。衆弟兄因見妻室賢美，子女孝順，朋友個個交深，全莊上下，常年安樂，爲了享受太過，恐遭天妬，每年收入，除自給外，全數運往山外，變了財帛，周濟貧苦。自從移居山中以來，全莊數百人，雖得平安過渡，享樂至今，似這樣安樂歲月，知能保得幾時。當晚因見天時驟變，觸動情懷，不由愁煩起來，當時也未深說。五友待人甚厚，所有下人，均早安息，跟着大雨降下，便各歸臥，大家都有感觸，但以二李爲甚，回房各同愛妻，談起心事，悶悶不樂。直到天明，雨已早住，李清若心中有事，仍難成寐，見愛妻剛剛睡熟，不願驚動，輕悄悄起身，獨個兒走往門外一看，祇見朝暎初上，晨霧全消，新雨之後，山光如沐，樹下殘花滿

地，土潤苔香，枝上殘花，依舊娟娟競豔。更有不少新蕾，含紅欲綻，隱蘊着無限天機，十分生意，不由心動了一下。再看上面，萬里蒼穹，一碧無際，雨霽晴空，更無半點浮翳。四山靜蕩蕩地，祇有無數新瀑山泉，萬壑爭流，自成音韻，如奏宮商。正覺天趣悠然，會心不遠，天際忽有一片白雲，冉冉飛渡，雲白天青，分外清明，因風舒卷，自然入妙。猛然觸動靈機，恍然大悟，由此起了出世之想，修積善功，也更努力。一面告知衆人，將家事安排妥當，分頭出外，尋師訪道，中間受盡艱危，居然天從人願，仙緣遇合，李清茗首先遇到妙一真人。拜師不久，又將同盟弟兄，一起引到門下。真人這日，忽將五人，喚至面前，說道：「你五人本具善根仙骨，無如情孽糾纏，有累仙業，如能自行化解，擺脫塵緣，今生便有成就，否則，便須再轉多劫，還須建下極大善功，也許能如平日心願，劉安拔宅，雞犬皆仙，固屬千秋佳話，但是此事，願業繁重，處境艱危，不知要受多少魔難災厄，尤其初轉世時，因想和前生夫妻重聚，將近中年，始能入道修為，此數十年中，你們夫妻十人，除却天生靈慧，輕健多力外，至多學會一身武功，前生法力，均被師長禁閉，尚未復原，法寶也未得還，比常人高不多少，而前生在外，行道修積，難免不樹強敵，稍被看出來歷，固是凶多吉少。一般左道妖邪，見你們靈根美質，必要勾引入門，決不放過。不論那一面，稍爲疏忽，便有隕身失足之憂。不特身遭慘殺，前功盡棄，並還墮入輪迴，永無成就之望。我話已言明，你們心意

如何？」五人知道師父，也是夫妻同修，終成仙業，聞言正合心意，立時同聲跪求，誓發宏願，欲以全家，同修仙業，寧轉多劫，百死無悔。真人一聽五人口氣，非祇夫妻同修，並連今生的子女親屬，也要帶去，笑說：「你們的願望，也太奢了！這等想頭，豈非至難，如何能行？何況我夫妻，不久便要轉劫，重返到恩師長眉真人門下，始成仙業。我初轉世時，自顧不暇，你們人數又多，一旦遇事不能救援，你們心受大害，悔無及了。」五人方自苦求，恰值真人好友嵩山二老，追雲叟白谷逸，矮叟朱梅，與大方真人神駝乙休，同時來訪，見五人跪地誠求，問知前事，笑對真人道：「有其師必有其徒，這還不是學你當年的樣麼？你何不成全他們，爲神仙傳，多留一段佳話呢？」真人道：「非我不肯成全，此舉實太凶危，卽以愚夫婦而論，祇爲內人，舐犢情深，因爲最前生小兒李洪，生具至性，又蒙神僧度化，誓報親恩，九世追隨，下餘諸兒女，也頗靈慧，不捨分別。愚夫婦爲此一念，雖然歷劫多生，幸無隕越，所受艱苦厄，三位道友，當所深知，至今仙業未成，宏願未了，不久還須轉劫，這末一世，雖然有望，但是道長魔高，事煩責重，比過去諸生，更多艱險，想起尙是心寒，如何再令門人學步！」白朱乙三人相繼說道：「這個不必發愁，我三人專主人定勝天，何況他們善根福緣，俱都深厚，平時又多修積，雖然情關一念，不能勘破；但他們的願望，祇不過想作地仙散仙之流，但求妻子良朋，合籍同修，並不似賢梁孟那樣，定要修到天仙位業，有什難處，

祇你肯答應出上題目，或由他們自許善願，我們三人，遇事絕不袖手，定必隨時愛護，助其成就，使你們難師難弟，彪炳千秋，你意如何？」真人笑道：「三位道友，既肯玉成，我姑答應他們勉爲其難，且看各人福緣如何罷。」隨令五人，同返洞天莊，率同全家子女，設壇齋戒，百零八日，到日真人夫婦，與白朱乙三仙同降，五人常着師長，向天通跪誠祝，許下極大善功宏願，並由真人傳以木門心法，令其不必回山，全家就在莊中修煉；五年之後，分頭出外，修積善功，第二世又拜在吳元智門下，所受魔劫危害非人所堪，善願也成了十之八九。每當危急，或是兵解之際，白朱乙三仙，定必多方救護，使其得保元神轉世，道法自也隨同精進。這一世，功行將要圓滿，因前生遭遇不同，轉世日期，也有先後。衆中除孫毓桐轉世最早，幾乎誤入旁門，後拜在一位女仙門下，不久女仙飛升，孫毓桐也移居武當山臥眉峯，近與孫同康夫妻重逢，不久就要來會而外；李清若在五人中，雖是行三，一切皆他主動，這一次轉世較早，法力也較衆爲高，夫婦二人，頭一起去往凝碧仙府，拜見前生師長，奉命隱居新建的洞天莊，彭勃過了兩世，均有伏獸之能，能通鳥獸語言，因此得了不少便宜。這末一世，本領更高，原是人家遺腹子，被族中惡人，棄往山中，幸由前世所收仙禽神獸，趕來護衛，年才十五，便遇前輩散仙，百禽道人公冶黃指點，收伏了一個大金猿，又經仙禽引去，尋到前生自己埋藏的法寶靈丹，並將愛妻王蘊華尋到，結爲夫婦，同服靈丹，去往山中修煉，生

下二子，彭方彭若，隨遇矮叟朱梅，令其去往峨嵋見師，也和清茗一樣，回復了前生法力，奉命往洞天莊，與清茗夫妻，一同修煉。過了數年，方在想念另外三個好友，追雲叟白谷逸，忽託女仙崔五姑，將齊良之妻蘇筠，送到莊中，言說齊良與孫同康夫婦，先後快來，另附柬帖一封，令李彭二人，照此行事，彭勃早知齊良日內要來，跟着命獠歸報，往除僵尸，遇一少年，頗似齊良，連忙尋去，果是前生良友，一同回到莊中。第二日，先把追雲叟所賜柬帖詳看，大意是說：齊良之妻蘇筠，尚有一兄蘇寶星，也是靈根夙慧，從小便被一旁門散仙，收到門下，現因散仙遭劫，爲妖人金聲真人所困，迫令降服。蘇寶星深明邪正之分，仗着帥傳法寶，將所居山洞，封禁抵禦，相持已有多日，今齊良夫妻，日內開讀妙一真人，前年所頒仙示，用所附靈符，神光照體，回復前生法力靈智以後，往大雪山，取出藏珍，卽往應援，事完之後，再行完婚等語。齊良自然依言行事，待了些日，正要起身，大方真人神駝乙休，忽然同一後輩劍仙，帶了孫同康愛馬雪龍飛降，言說洞天五友，夫妻同修，早有願約，不容背盟。不料孫毓桐轉世得道較早，不願再惹塵緣，欲令孫同康自往峨嵋拜師，祇做名色夫婦，此舉不特有背盟之嫌，他前生兒女，早已兵解，仗着嵩山二老靈符保護，封禁王屋山古洞之中，已有多年，終日苦盼轉世，與前生父母相見，甚爲可憐，如何置身事外，定數所限，結局祇是徒勞，不久也要前來，吩咐衆人，不可先期往接，隨卽指示機宜而去。齊彭李三人，憂念孫氏

夫妻，聽出大方真人語意，是怪孫毓桐不應違約，想借此使他吃點虧，有心早往接應，又不敢十分違背。好容易盼到日期，特地趕早半日，由彭勃帶了三足靈蛛，先期趕往迎截，意欲釜底抽薪，先將他夫婦接到莊中，免去鳩道人這層難關，到後再行勸說，曉以利害，以謀兩全，不致損耗元神，平白吃虧。不料妖蜃奇毒無比，彭勃惟恐毒氣，隨風吹散，危害生靈，全付精神，都貫注在妖蜃身上，明見男女二人，由斜刺裏飛過，以爲三生良友，一見卽知，忘却今生形貌已變，那除妖蜃的，也是一個利害精怪，以致孫毓桐生出疑慮，並未往見，反倒加急飛去。齊良夫妻，正往雪山未歸，李清茗行事謹慎，一面令彭勃，假作出遊，無心相遇，提前接應，自在山中，等候好音，不曾同來，等彭勃將妖蜃除去，孫氏夫妻，已然飛遠；而二人的去向，又正對洞天莊一面，沒想到竟會中途降落。等行到莊中未見人到，情知不妙，祇得同了李清茗夫妻，連同愛妻王蘊華，重又回身尋去。到時，鳩道人正肆凶威，大施邪法，彭勃性剛，疾惡如仇，惟恐妖人漏網，先令靈蛛，埋伏上空，噴出毒氣，以免漏網，然後合力夾攻，殺死妖道，將孫同康夫妻，與石司二女仙，紫青二女，接回莊去，剛到湖邊，齊良也由雪山趕回，在通往山外的洞口內，遇見雪龍，口中悲嘶，往外亂衝，爲洞中禁法所阻，不能通過，料是心念故主，意欲逃出去尋，便對他說：「你主人今日必到，毋須情急。」隨卽騎了同回，大家見面，在小香波榭，互相說完經過，清茗便問齊良：「大嫂怎不同回？」齊良道

：「筠妹本定事完同回，因聽他兄說起日前有一同道，路過江南，得知郝五弟夫妻，仗着凌渾與崔五姑，二位老前輩之助，上次轉世，不特法力靈智，未用恩師靈符禁制，連所用法寶飛劍，也由凌師叔，代爲保藏，年才七歲，即行交還，到十六歲上便助他夫婦相見，送往洞庭西山，林屋洞中，同居修煉，一切皆由凌崔二位老前輩，先向恩師說好，承攬下來，因五弟天生靈慧，是我五人中的智囊，又喜滑稽玩世，疾惡如仇，從頭一生起，便得這兩位老前輩，格外愛護，向未吃過什麼大虧，因此胆子越大，樹敵也多。近在洞庭東山，莫厘峯頂，與一夥妖人約期鬥法，事情就在這幾天內。聽說對方，頗有幾個能手，筠妹前生與五弟妹，本是骨肉至親，而五弟妹的防身至寶伽楠劍，又被筠妹借來，隔了一世，不曾送還，恐他夫妻勢孤，衆寡不敵，兄妹二人，已由雪山起身，直飛洞庭。本令我回山，告知二弟三弟，跟蹤趕往接應，我在中途，遇見韓仙子門人畢花二位道友，說這夥妖人，雖然勢盛，不足爲慮，筠妹兄妹一到，立獲全勝，我們此時，無須前去，但是事情由此鬧大，妖人不久捲土重來，內中頗有幾個能手，必須先作準備，現奉師命，令我轉告大家，此時往接五弟夫婦，徒自引鬼登門，擾亂我們清修，於事無補，轉不如就地解決，將來的妖人，一網打盡，雖然五弟他們不免虛驚，却可一勞永逸，最好就在莊中，用上半年苦功，使我和四弟，功力加增，大家法力，也都精進，再去不遲。到時畢花二位道友，許往相助，也未可知。」石施二女仙聞言笑道：「我與畢

花二姊妹，已有許久不見，再過半年，我一人却有閑空，願助諸位，往東洞庭，除此羣邪，並與郝道友梁孟叙闊如何？」衆人自是喜謝。孫同康聽完前生經歷，越發喜幸，三世良朋，神仙美眷，劫後重逢，俱都興高彩烈。加以李彭二人，前生子女，俱已轉世，因是幼承家學，從小便各練就一身極好的武功，內中彭勃次子彭若，和清若長子李承，次女李芳，一是生具伏獸之能，年才十五，已有小獸王之名。一是仙緣遇合，在八九歲上，兄妹二人，巧遇大雄嶺苦竹庵，前輩散仙鄭顯仙，愛他兄妹靈秀，各賜了一口仙劍，不久移居洞天莊，磨着清若夫婦，傳以本門劍訣，到十三四歲，便能飛行絕跡，出入青冥。李芳又是顯仙記名弟子，每遇必有傳授，本領更大，餘者雖都年幼，最小的一個七歲，因是生有自來，早隨父母，回復靈智，見父母兄弟，連叔伯尊長，都是劍仙，一個個互相激勵，力爭上游，向道堅誠，用功勤奮。當日一見來了許多尊客長輩，都是神仙中人，俱想就便討教，得些指點，隨侍在側，誰也不肯走開。這些小孩，靈慧俊美，討人喜歡，石施二女仙，甚是喜愛，逐個喚至身前，與之說笑，衆小弟兄，應答如流，執禮甚恭，又都那麼天真，二女大爲獎勵，贊不絕口，衆小弟兄，自不肯錯過機會，各自乘便求教，不時請問幾句。石玉珠見衆小弟兄，應對靈巧，一點也不顯痕跡，妙在從容恭敬，所問之話，無一雷同，彷彿預先商定，分工合作，有一問話，第二人便不再問，自己爲愛他們，靈心慧舌，誠懇天真，有問必答，不忍拒絕。不消多時，武當派本

門劍訣，幾乎全被套問了去，便笑說道：「你們此時，不過年紀尚小，功候不到，令尊已得峨眉心法，貴派劍術，超越羣倫，易於成就，最利初學，何必另外費事呢！」衆小弟兄見心計被人看破，各把俊臉一紅，中有兩個，年紀最幼的，方答：「家父母常說，姪兒女們年幼，此時應多讀書，連尋常武功，也祇許每日學上兩個時辰，難得二位仙長駕臨，又蒙垂愛，不厭煩瑣，想求賜教，還望二位仙長，不要見怪。」這日女主人孫次嫻，王蘊華，因和孫毓桐，司青瑣二人正在叙闊，知石玉珠，最愛靈秀小孩，世外之人，不尚虛禮，也就聽之。衆小弟兄，久聞武當七女之名，看出石玉珠，比司青瑣法力較高，又好說話，借一題目，引向一旁，專向他一人請教，問之不已。孫王兩女主人，祇顧說笑，不曾覺查，聞聲回顧，才見石玉珠。被八九個小孩，圍在一起，笑語甚歡，李齊彭孫四人，同了兩個年長一點的門人，俱在臨湖一面，憑欄長談，似未理會。次嫻笑對司青瑣道：「我們真個簡慢，請了二位姊姊光臨，祇顧自己說笑，却把石家二姊，放在一旁，受那一羣小孩包圍。固然二位姊姊，不致見怪。這等主人，說出去，豈非笑話！」說罷，喊了一聲承兒，司青瑣忙攔道：「石姊姊最喜歡幼童，何況二位姊姊，這些子女，個個靈慧異常，連我也是愛極。如非奉陪姊姊與二位姊姊談話，我也早趕去了。」王蘊華道：「愚姊妹爲與桐妹，劫後重逢，喜歡太過，一時疏忽，致多怠慢，祇怪外子三弟他們，相隔這近，也不招呼一聲。」孫毓桐笑道：「齊彭李三兄，還不是和

我們一樣喜極忘形，什麼也顧不得了。」說時，李承聞得母親呼喚，已然起來，聽出言中之意，在旁說道：「衆弟妹因蒙石仙姑憐愛垂詢，祇願請教，以致失禮，待兒子喚他們去。」次嫻微愠道：「你最年長，如何也和他們一樣？石仙姑與我們兩生至交，自不會怪我簡慢，且自由他，一會也快入座了。」正說之間，門人侍女，已將酒筵擺好，主人隨即請客入席，長幼主人，分別就坐，賓主歡洽，自不必話，杯觴並舉，談笑風生。一直吃到斗轉參橫，石司二女仙，方起告辭，互定後會而別。孫同康夫婦居室，已早命人備好，一同陪了前去，然後分別安息。到了第三日上，由李清若設下香案，向峨嵋通誠跪祝，拜讀仙示，請出靈符，朝孫同康一照，一片霞光，照向身上，當時回復靈智。再把矮叟朱梅，所賜仙柬，由孫毓桐取出一看，末半章空白，字跡全現，不特二人經過，完全現明在上，並說二人雙鏡合璧之時，如照仙示所說，如約完婚，成了夫婦，不須先到洞天莊，便可直赴峨嵋，正趕上妙一真人，宴會羣仙的前一日。不特所損耗的真元，連同靈智，一齊回復，還可得到不少益處。事完往洞天莊，與諸友相聚，過了百日，去往東天目後山，前生兵解之地，將所藏法寶飛劍取出，再往洞庭，尋到郝子美夫婦，等齊彭李諸人，隨後起來，合力與羣邪鬥法；事完同返洞天莊隱居，等內功外行，修積圓滿，自然仙業成就，照此行事，豈不免去許多危害苦痛。孫毓桐覺着丈夫白受許多苦難，雖幸五友重逢，終於平安無事，不貧賤誤仙業，又是定數如此，但非不可避免

，追憶前事，也頗後悔。由此衆人，便在莊中，一同修煉，靜候時期一至，同往洞庭接引郝氏夫妻，回莊團聚不提。光陰易過，轉瞬冬去春來，相隔鬥法之期，祇剩兩個多月。這日衆人，飲酒賞花，孫次嫻偶然笑道：「昔年我與清茗，曾在蘇州小住三月，吳宮花草，鄧尉最勝，可惜鬥法，是在三月初間，落葉成陰，香雪早盡，如若提前兩月，就此一行，重訪元墓銅井，看那十里香光，是否當年勝況，不有趣麼？」五人都是夫妻恩愛，尤以齊良，李清若兩對，昔年多共患難，情分更厚，寧甘延誤仙業，多受困苦艱難，定要合籍雙修，不捨分離，便由於此。齊良自從回復靈智之後，得知蘇筠，是他前生愛妻，想起昔年夫婦恩愛，飽歷艱難，許多深情蜜意，年前雪山之行，本欲同歸完婚。不料定欲隨他兄長，先往洞庭等鬥法之後，再同回莊，有乃兄蘇寶星作主，仍按舊家禮節成婚。愛妻前生，係出名門望族，最重禮節，雖然歷劫三生，未忘積習，知他性情，外柔內剛，素常愛重，不願拂他心意，自己又必須回莊，與彭李諸人相見，不能同往，一別三四月，正自相思，聞言正合心意，笑答道：「寒芳冷豔，雖已凋零，際此陽春烟景，吳中花事，正是盛時，橫塘花草，胥口烟波，茂苑啼鳥，蘇台殘照，都可以發思古之幽情，尋賞心之樂事，鬥法雖在暮春，遊屐何妨先往，我們提前趕去，不也一樣麼？」孫次嫻知道齊良心意，首答：「大哥說得極是，五弟夫婦，多年未見，早得重逢，也是好的。」孫毓桐道：「我是山東人，先後三世，俱生長在齊魯燕冀一帶，見慣大江大

河，峻嶺崇山，覺着三吳勝景，除却太湖巨浸，尙強人意，下餘都是徒具虛聲，休說泰，岱，衡，華，白嶽，黃山，不能相提並論，便兩浙山水，也比他強勝得多；如說吳中文物之盛，自應甲於江南，以言峯巒巖岫之奇，實想不出他有什麼妙處。三哥二姊，因前兩生，先後去到江南，在吳門住了幾年，性情中人，不無故土之思，所以三生花草，獨夢蘇州，七澤三湘，反置度外了。以我之見，前生好些良友，尙未重逢，所居又多靈山仙境，何不前往尋訪，就便登臨，免得先尋五弟，有背仙示，和我一樣，又生枝節呢！」清苕道：「我們五家十人，祇五弟夫婦，未來相聚，大家都思念，但是此行不應先去，否則事更艱危，多生枝節。四弟妹欲作勝遊，我也有此心意，何妨俟諸異日呢！」王蘊華接口道：「恩師仙示，原說我們前生修爲，已有根底，法力靈智回復之後，便可隨意下山，修積外功，這半年，祇限定我們與羣邪鬥法之期，並未說是不許出山，今當春秋佳日，同到外面，選勝登臨，就便沿途修積一點善功，正是一舉兩得。以我之見，莫如我們八人，帶了紫青二女，與幾個年紀較長的姪男兒女，製一木舟，逕由山峽，溯江而下，先出夔門，薄遊漢臬，繞道三湘七澤，一覽洞庭雲夢之勝，便登衡山，敬謁二老，再轉老河口，重問四弟臥眉峯故居，把鄂渚烟波，彭蠡花月，一齊收入懷袖，一路遊玩過去，算準時期，趕往赴約，豈不一舉兩便麼？」李清苕道：「既然二嫂，與四弟妹，都願借此作一勝遊，也好；不過此行，對方俱是強敵，我們兒女，俱都年幼，

他們又喜多事，祇有紫青二女，勉強能去，小的萬不可帶。」孫次嫻聞言，四外一看，衆小弟兄，恰巧走開，祇有青萍一人侍側，便道：「果然不帶他們，省心得多，好在都沒有聽見，否則，他們不敢和清茗強，就要來磨我了！」當下議定，喚來清茗大弟子王徽，命其明日製好舟船，便即起身，順三峽溯江而下，山中木材方便，物用齊備，又有好些巧工，當日便造好兩條柏木船。衆小弟兄，聞說父親，將要遠遊，果然紛紛求說。想要同行，清茗執意不許，祇得罷了。衆人爲防萬一，把彭勃所養的異獸仙禽，連同神虎靈鯨，一起留來看家，命大弟子王徽坐鎮，代管全莊事務，並把師賜封禁全山的靈符一道，交與王徽，以防不測。行時，衆小弟兄，定要親送父母登舟，清茗因彭勃夫妻，已然答應，也就聽之。那木舟早經衆人行法，運往水路出口，江崖之下，到了船上，衆小弟兄，依依不捨，又送出了百餘里，方由李承，彭芳，彭若，三個較大的，率領拜辭回去，清茗還不甘心，又隨後飛身查看，見兩家兒女，果是走往前莊回路，快要到達，方始回船。孫毓桐笑道：「三哥真個情重，對我二姊，不必說了。便對這兒女們，也是如此慈愛。」次嫻笑道：「他如非這等情癡，何致歷劫三生，今日仙業還未成就呢。」蘊華道：「我便不是這等說法，如非三弟，至性至情，怎有今日？我們這五家弟兄，那一個不是沾他的光？否則孤身一人，就做神仙，有什麼意思，那似我們這樣，不特前生夫妻子女，連好朋友都在一起，同共患難安樂，終古不渝。仙業終於成就，爲千古神

仙傳，添一佳話。可見事在人爲，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，人定勝天，有志者事竟成也。——次嫻道：「別的不提，我祇可憐大哥同弟兵解既早，轉世却遲，這一般小兒女，元神均受仙法禁制，封閉在深山古洞之中，每日苦盼父母，度日如年，至少還得幾年，才可轉世。那日崔五姑老前輩降臨，說起內中兩個小的，思親太切，不耐久候，用盡方法，逃了出來。本意要找前生父母，幾被妖人發現擒去，受那煉魂之慘。幸而五行有救，人又機智，當妖人行法搜魂之際，恰巧當地瘟疫流行，新近死了兩個女孩，正要入殮，二人立時附身其上，活了轉來，因是借體重生，前生靈慧未失，知道妖人必不死心，早晚還要尋來，祇得假推神靈指點，告知那家父母，設計隱避，居然逃脫毒手。那家姓孫，住在山東烟台，與桐妹同鄉，還許是自家呢。彼時二女一個七歲，一個八歲，由此起，便照前生所學，同在閨中，結伴學道，不肯纏足，每日焚香靜坐，大人稍一相強，立時裝死。到了十二歲，雙雙留書，辭別那家父母，一同逃出；運氣真好，剛走離家不遠，便遇見崔老前輩，本來相識，立時跪求，帶見前生父母。崔老前輩說，時還未至，隨將二女，帶往青螺峪宮中，傳以道法。便代二女把前生所用飛劍，取出交還。待了兩年，便令下山，先積外功，以待父母重逢。二女爲了人海茫茫，不知何處尋找父母，各人仍用的前生姓名。又料父母，和諸家叔伯，轉世後的蹤跡，必在四川兩湖等地，而峨嵋仙府，更是早晚必去之所，爲此還曾三上峨嵋，向師祖通誠求告，跪哭了好幾次。

最後一次，立誓非求師祖開雲賜見，示以父母所在，絕不回去。正在跪地悲哭，恰值楊仙子路過發見，大爲憐愛，說：師祖現正閉關入定，怎能見你？再者，你前生父母，多年靈智未復，便見面也不相識，你可往洞庭雲夢等處行道等待，兩年之內，自能相遇。又賜二女，每人一件防身法寶，和幾根傳音針，遇到急難，祇將此針，往地一擲，楊仙子不消片刻，便即來援。有此靠山，自然無往不利，二女膽子也越來越大，專一尋找妖邪惡人晦氣，不知惹了多少事，所積善功，也實不少。不滿一年，美仙娃齊令賢，與金靈劍孫寶玲，兩小俠女之名，已遠播三湘七澤之間。一些盜賊惡人，和差一點的妖人，聞名喪膽。本來我早想說，因崔老前輩囑付，祇能便中相遇，時至自然相見，專去尋他，反到無益有損。我因二女本領，足能自保，想崔老前輩所說，必有原因，恐大哥與同弟桐妹懸念，沒有提說，此時想起，當能不期而遇。就便帶走，豈不是好。」齊孫二人，俱都感動，互相商計，決計先往洞庭一遊。清若看了次嫻一眼，次嫻知道話說稍早，母女之情，不便勸阻，好在順道尋訪，不是專爲此去，略一尋思，也就罷了。衆人所乘木船長大，前船住人，後船由紫青二女，同兩門人掌管，裝載酒食米糧，衣服用具之類。本定隨流下駛，自聽次嫻一說，齊良還不怎樣，孫毓桐想起衆兒女，久不投生，受此苦難，都由自己行事任性而起，好生後悔，恨不得當時便尋了去。好在俱是深交，無庸掩飾，便向衆人直說，順路往湘江洞庭等地，去尋齊孫二女，清若想了一想，答道：「

令賢寶玲在外行道，已有防身禦敵之力，更有楊仙子，隨時暗助，弟妹大哥，無須掛念；到是衡山祝融峯，山腹地洞中，所禁閉的幾個小兒女，自從前幾年，政女轉世歸來，說起他們，因前生和芳政二女交厚，兵解時，同在一起，此後元神，也同被老前輩禁閉在祝融峯山腹之內，起初在內苦心修煉，尙還相安，後見芳女姊妹，先後轉世歸來，而他們五人，連一點父母的音訊，都想不到，全都情急，忍耐不住。令賢寶玲，再一偷走，思親念切，終日悲苦，必在意中。聽說四弟妹跟前的鳳兒，年歲最小，尤爲可憐，以我之見，莫如先往衡山祝融峯，將他們五人元神，接了出來，順道再往洞庭湖湘間尋訪，豈不一舉兩得。」孫毓桐最愛寶玲，覺着祝融峯五小兒女，有仙法重重禁閉，不畏外邪侵害，寶玲小少年紀，出外行道，近聞三湘七澤之間，頗有妖人足跡，多是峨帽鬥劍，所漏網的餘孽；內有幾個，邪法甚高，來去無蹤，飛遁神速，最爲利害。因知師長閉關，一般先進同門，俱在海內外仙山靈境煉丹，於是乘機蠢動，將有異圖，愛女如與相遇，吉兇難料。本意先把寶玲尋到，再作計較；一聽清若這等說法，齊良已先贊好，衆人也隨聲附和。不知清若另有用意，心想船行遲緩，何不同丈夫商量，到了前頭，獨自離船飛起，先把愛女尋回，也是一樣。便不再往下說。清若見他悶悶不樂，料是爲了愛女之故，也不說破，祇作不知，一路閑遊過去。下水船快，雖然不用仙法行駛，照樣迅速。不消兩日，已把三峽走完。到了漢陽，這日早起，孫毓桐忽向衆說，城陵磯邊有一

道友，多年未見，意欲就便往訪，那道友也是一個女散仙，名叫方玉薇，孫毓桐前生便與莫逆。衆人俱都知道。又見孫同康不會同往，以爲是真。那知二人早商量過，孫同康對他雖是敬愛，終覺不應違衆行事，再三勸阻。毓桐性剛固執，說了必做。因見丈夫力勸，想了想，恰巧方玉薇就在附近不遠，何作藉口，便令孫同康不要同行，獨自尋去。事有湊巧，先尋到城陵磯，方玉薇雲遊未歸，已然想起，不應背衆行事，打算回船。無意中間起玉薇女弟子周沅芷，得知愛女同了齊令賢，昨日還在武昌黃鶴樓上，懲一惡人，蹤跡當在武漢一帶。毓桐聞言驚喜，暗忖自家弟兄，事前不說，也斷無見怪之理，何況母女天性，睽隔多年，忽然得知蹤跡，就便往尋，有什相干，便往黃鶴樓飛去。要知孫毓桐母女重逢，黑夜遇妖僧，小神尼大破紅雲散花針，西洞庭衆仙俠鬥法，五友重逢，同返洞天莊，神仙眷屬，合籍雙修，總結全書，許多驚險新奇情節，請看第四集中分解。



編號 00079

基本定價 三元五角
